

憨山夢遊集

三十二

C40
4514
(132-A)

C40-4519

丁翁上座請大藏
家書畢
我微笑塔院厚府中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二

記

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增院記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咎嘗閱藏教睹南岳恩大師顥文顥色身常住奉持
佛法以待慈氏斯已足為希有矣及觀茨上國游目
小鹵天見石經何其偉哉益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
爭沙門靜琬尊者恐三災壞劫慮大法墮沒欲令佛
種不斷乃剋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鹵白帶山山
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季顥未終

而化門人尊儀遲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
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
師尚未卒業其衷顛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間惟我
明無舛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
起其是之謂乎初逢觀可大師於萬曆丙戌秋訪清
於邢羅延堀北遊雲居至琬公塋一見則淚墮如雨
若亾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忝南
遊峩嶺回至金壇爲報父母恩手書法鍰楞嚴二經
完越六年壬辰六月走都下屬太僕徐君琰造琅函
將送置蘆芽萬佛塋因暫憩潭柘 聖母慈聖皇大

后舛之遣侍臣陳儒齋齋具迭供儒隨師再過雲居
禮石經於雷音寺時忽光燭巖壑及揭殿中拜石石
有函函中得銀匣銀匣盛金匣貯金餅藏舍利三顆
燦若金剛恍如故物一衆稱異悲喜交集已而再禮
琬公是時塋院業已爲寺僧賣之豪家公骨將與狐
兔同巢矣師愴然而悲卽以 聖慈所供齋觀金贖
之不足中賔人楊庭屬弟子徐法燈者助完之師因
避暑上方山清亦來自東海謁師於兜率院談及此
拊掌痛慨食顛師上足密藏開公持贖院券同琬至
師躍狀而喜卽拉清同過雲居禮讚焉冒雨衝泥窵

夢遊錄卷十二
日而至右繞三市默存儼然凜凜生氣歎曰公其不朽哉因感遇與琰君共捐金購地若干畝爲守奉香火歆逢師命清記其事顧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爲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以如是身說如是經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信之者豈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於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捨身命爲衆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卽於一毛端頭現審王剎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是則所說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皆應起塿供養不

須復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故是以能持此法者則爲報佛深恩矣靈山會上佛欲以此法只囑有在是時人天百萬無一人敢吐氣荷擔者顧此大衆豈非英傑丈夫哉況親承佛教心領佛恩而猶逡巡泉縮如此必待從地涌出六十二億恆沙衆者此何以故且又但許如來滅後五百歲如是而已況待慈氏彌三災歷窮劫乎足見持法之難也如此由是觀之能起一念護法深心者則爲諸佛護念矣良由佛非法無以成正覺法非佛無以度衆生生非法無以明自心心不明無以護正法法不護又何以報佛

恩稱弟子哉惟其佛滅而法滅法常則佛身常住矣
佛以常身據法界建大業至若守護封疆者固其多
方惟我南岳大師總持以顥輪不若琬公見之於行
事雖狀佛業固大非南岳無以振其綱岳顥固弘非
琬公無以讚其業琬公固高非慧月無以繼其忠於
戲因修者易艸勑者難續燄傳燈代有其人若夫崢
嶸法界一始終同休戚苦心深慮克紹如來家業者
除慶喜太童壽唯我琬公一人而已噫公功大矣窮
劫衆生受其賜微公佛亦左袵矣是親承密印而來
耶抑六十二億之一耶何其顥力廣大如此也慨夫

濁世知公者希則公者賔至若知公則公又唯我達
觀大師一人而已惟公與師正謂千載旦莫之遇也
嗟乎世不知公則不知佛狀不知師又何以知公哉
愚謂公心卽佛公骨卽經廣長舌相不滅不生佛法
不朽賴公骨存骨與法界相爲始終今師與公生歿
而肉骨之業旣逝而又復之則是重剖一塵而出法
界之經也豈小緣哉嗚呼公之骨託於師師之心刻
於石後之覽斯文而不墮淚者猶人舛父母心血骨
髓而不動色斷斷乎非真子也清固謂吾徒有淚定
當灑於琬公之骨

涿州鹵石經山雷音堀舍利記

有明萬曆二十季壬辰歲四月庚寅朔十有五日月
辰逢觀可禪師自五臺來送龍子歸潭柘 聖母慈
聖皇太后聿之遣近臣陳儒趙贊等送齋供歎五月
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師攜侍者道開如奇太僕徐琰
等至石經山雷音堀堀乃隋大業中靜琬尊者刻石
藏經所師見堀中像設擁蔽石經薄鐫因命東雲居
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燭巖壑風雷動地翌日
啓洞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縱橫一尺面刻大
隋大業十二季歲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於此

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計三十六字內
貯靈骨四五升狀如石髓異香馥郁中有銀函方寸
許中盛小金函半寸許中貯小金餅如胡豆粒中安
佛舍利三顆如粟米紫紅色如金剛開侍者請至師
所師歡喜禮讚既而禿書付趙贊屬徐法燈者請奏
聖母皇太后太后欣狀喜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
迎入慈寧宮供養三日仍於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
函復加小金函方一寸許坐銀函內以爲莊嚴出帑
銀五十兩仍造大石函總包藏之於萬曆二十季壬
辰八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復安置石穴願住持永

劫生生世世緣會再睹命沙門惠清記其事清一心
合掌而言曰原夫舍利者乃吾佛因地最初發金剛
心演戒定慧光明熒蒸有漏無常三業變化所成而
有生身法身全分之別始從發覺以至習漏淨盡三
惠圓滿故隨緣所現色身相好光明絕如雪山閻浮
檀金紫磨光聚三業六根內外瑩徹卽無常身證金
剛體故大般涅槃諸大弟子諸天大眾各執旃檀沈
水爲積以焚其軀則皮骨血肉髮毛又齒隨火光流
一一化爲金剛種子最極堅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
如水銀隨地顆顆皆圓名曰舍利此云骨身此生身

也分見而已是故其色但隨皮骨血肉髮毛又齒而
有紅黃白黑色色不同小者大者圓者直者如露如
珠如粟如菽又因禪定行道顯力三種所變故有流
動不流動現不現異其禪定者凝狀常寂其行道者
宛轉鉗盤終古不息其顯力者有求必應若曰我處
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豈非法身全體耶噫永嘉所謂
幻化空身卽法身豈虛語哉由是觀之則一切衆生
具有如來智慧惠相但以妄想無明業行所變而成
無常敗壞之身卽日用現前念念潛注真光獨露莊
灑八萬四千毛孔一一光明焰耀無盡卽此無常身

心而爲常住金剛矣若演此光明普焰大地則一切山河艸芥纖塵無非成佛真體畢竟堅固不動不壞一一皆爲法身舍利豈有量哉但以隨衆生心緣力所見故舉世尊生身全體止獲八斛四斗耳且分爲三而天上人間閻宮各取建塏而供養之其流布人間者卽阿育王以大神力遣使鬼神所建窣堵滿間浮提而我震旦可目而數者一十有九則明州育王適居首焉蓋亦二智所與者是耶其我金陵長干神僧康會所求豈願力所與者非耶至若代代高僧凡三學圓滿者間多有之但曰堅固子耳嘗謂震旦故

稱塗縣神州況其土人多大乘根器而吾佛舍利無數其所及者豈止十數而已哉竊自疑焉及讀舍利感應記見隋神尼智仙得舍利一顆文帝初生尼卽舉而育之及文帝長負大業思報神尼尼但以所藏舍利仅囑之曰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用是盡建浮圖足矣何報我爲帝受之如命凡今域內名山所至塏廟故大隋居多愚謂此堀所藏舍利者豈琬公親荷文帝授手而來者耶抑我世尊願力所持經藏將示少分真身欲令衆生頓見全體耶今我可禪師一至而舍利卽出因以授受國母豈亦夙緣所

夢遊卷十二
逮也耶不朕何其感應道交昭著之如此也竊謂當
三吳時江左佛法未至而舍利何緣先在地中光騰
霄漢僧會尋光而來吳尚異之及談此舍利且期三
七懇求而至吳人由是變幻怪爲尊信法道流通爰
自此始代代相承千有餘季至我 聖祖神宗尊崇
敬事超越百代且賴此爲金陵定鼎萬世洪基迄今
浮屠光明焰耀莊嚴妙麗與佛身等豈細事哉且此
石經乃我琬公乘南岳顥輪以待慈氏經三災歷窮
劫豈值億世惟此舍利埋之久矣今我可師一至不
待求而出現惟我 聖母尊居九重不期見而自至

豈非吾佛以大願力弘護三寶應時出現以延我
宗社福庇蒼生永永無窮使正法流通佛種不斷故
耶抑考琬公所刻石經由隋及元六百餘季甫成其
半洎及我 明則闕朕無聞豈我世尊示此少如
拳一葉見無邊春欲令衆生從此經藏遠續如來法
身慧命於窮劫者耶不朕何其出現易易之如此也
故清得以詳記始末以昭後世使見聳者知聖不虛
應應必有由矣豈徒朕哉是爲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碑記

惟吾佛世尊降神靈驚說法度人而諸弟子輩非出

尊姓淨行者不度非入無生者不住故所住無常但
誠之曰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示旅泊殘生一往不
復初非有意人世高廣安居豐美口體之謂也既而
王城利物以給孤長者將請佛說法乃就祇陀乞園
林造精舍以延之不惜布金徧地而重閣講堂亏是
乎啓大眾安居亦自此始狀猶逐日行乞四事未嘗
豐美也後因老病不能行乞者立常住是則常住蓋
爲老病者設豈圖今日之事哉教法東流琳宮大刹
綦分星布燵火相望鐘鼓相聳公聖逾遠本旨大乖
故百丈禪師起而大振之立清規以來輔毘尼冀返

初制嗟乎人居之豈盡尊姓遺榮操淨行而契無
生者耶是故建之者不無給孤應之者未必如佛居
之者未必盡老病無生者也故曰不納客僧吾法當
滅是則不但非福地且翻爲毒澦矣惟此未嘗不涕
泗霑襟也都城之南有寺曰明因舊名三聖蓋雲崖
大宗師所建也師生於保定甫七歲卽披緇十八遊
方徧叅知識初五臺道場爲群寇搃其咽喉皈依阻
絕先是有無住定大師以少林業依舊路嶺闢盜巢
而建刹曰龍泉寺爲往來休息易殊法道亏是乎大
昌大師季登二十卽輔定師以開拓之厥功大矣豈

非夙願耶公居龜泉十載始入大都登壇受具卽置
三聖寺以納四方又五歲入選爲大宗師奉欽命登
鸞座傳毘尼法有季其道益昌亏萬曆三季復修明
因寺又十季而大師入滅又五季其孫仰崖慶公世
其業狀公以學行重當時據龜泉以說法內感 聖
母捐金重修其寺額曰護國明因益功惠本於大宗
師也萬曆壬辰秋余隨緣王城會逢觀禪師於大慈
壽慶公從禪師謁余曰明因固吾祖所勸也慶因觸
目諸方梵剎迂迂居之者不體先聖所以建立之意
至若鬻身守綱者奈業累何慶願以此爲永永常住

自今而後凡山門一食與衆同贊者可得而居之老
病者安之迂來者內之凡常住所須執事者許增而
不許損凡我子孫許住而不許分凡所施利許公而
不許私凡所田產許守而不許賣願世世香火如日
月燈明以紹隆三寶將以報佛恩祝 聖壽繇遠無
窮屬余紀其事余聳之歡喜踊躍而讚曰公以如來
心爲住持以百丈心爲常住令後之居者以無分別
爲妙行僭使天下聳風而興起者處處不減祇園矣
正法嘉暮將或見於今日也公之功惠可量哉聊以
公心刻諸貞石以昭後世云

開錦屏山觀音洞碑記

中國名山多奇勝而太行爲天地督自晉陽抵山海秀氣盤結於京師故京之鹵山一帶琳宮梵宇如鱗砌狀皆因人力裝點化工至若天狀奇秀不假雕琢而妙出恆情者唯錦屏山觀音洞一境而已山本京鹵百里許洞踞山之胸一聯三堀如摩醯目其中玲瓏凝聚水乳成形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山勢環抱名聳异卉開若錦屏一水困原來自溪谷曲折周廻激滄山足故其群峰森挺如出水青蓮也父老相傳述述見雲霧中時有觀音大士現故以爲名余於癸未

春杖錫遨遊諸名勝辟穀三學洞中飛木厰王公珥謁余談及此遂往觀之余一見而溪愛焉公遂請開拓先捨地三十畝爲香火并導搆茶莽一所以滄述來是時余方厭遊人世未暇經營乃仅法侶九峰真玉上人以主之卽東蹈澥上矣旣而某官某公奉命來督厥事力爲開山檀越掌厰某公輩同心助成拓土鳩工鑿空虛實將高就下歷數季成巖岬數十丈洞外又構禪室兩楹簪日荆業今爲害地矣余於壬辰秋持盃王城再過此地乃喟狀而嘆曰信乎境隨心變道在人爲也嘗聞觀音大士圓通普應無處不

夢遊錄卷十二
現益在感應道交如水平月現耳況人人本是佛不
修行無以成處處皆是道場不施工無以見此山固
靈異若非王公與諸公仗因託緣熾狀建立縱七寶
莊嚴皆委荆棘又何敢呈變荆棘爲叢林哉今也鐘
聲梵響共談般若蒼崖石壁皆緣法身聳者不逃見
者卽悟因此地證圓通者不可勝數其倡者施者作
者助者之功皆永永無窮將以祝 聖壽衍慈風以
綿綿無盡矣解印道人不忘其始不計其終乃爲銘
以銘之曰

大地法身元無寸土峩峩蒼崖有目共睹落落圓音

本不有聲湯湯流水有耳皆聳處處道場無在不
有力量人將金作由圓通大士隨類現身豈獨於此
偏僻有情洞中本虛千奇萬狀自是圓通根本模樣
時之未至久被塵埋時節適逢一擬便開聲振天門
炎騰大地見聳功惠不可思議上祝 皇圖奠安祚
稷 聖壽無疆千秋萬祀

修五臺山鳳林寺下院方順橋大慈宣文寺碑

記并銘

五臺爲文殊道場有一萬菩薩於中說法應化無方
靈異多端爰自漢永平摩騰著迹沿及三國六朝歷

唐宋元累代國家帝后妃主崇奉之典班班可指我
成祖文皇帝延大寶法王居之以後琳宮梵宇歲
歲增崇及我 今上御序萬曆初我 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爲歆 先帝保 聖躬大作佛事天
下名山自五臺始延高僧十二員以鳳林寺二虎禪
師爲首座師名惠胤字徹天山鹵太原人始終發迹
修行緣由縈著中外 聖母爲建鳳林寺以居之寺
完以臺山太京千里山溪數百里仍就保定府滿城
縣方順橋邊置接待寺一所額名大慈宣文又置贍
寺地十頃餘畝以護香火將垂永久仍度沙彌明理

爲給侍師道重方外名逢內庭 聖恩隆重超越常
流若供奉徐公清明王公時及諸搢紳先生大司馬
吳公輩皆深重師故其道場隨處成叢林晨鐘夕梵
香火星羅將以上祝 聖壽無疆保 皇圖億載固
皆我 聖母慈恩曠大實師有以感之也今斯地爲
衆僧歆色身與慧命堅牢其功惠福利豈可以數量
計哉惟我 聖母慈恩與天地同其博厚而此功惠
亦將其悠久必有鬼神呵護於其間後之近此地
守此土者豈不推聖心所自敢忘君親之惠而取鬼
神之賈乎寺落成命沙門清紀其事謹稽首爲銘以

銘之曰

至哉坤元萬物歟生我我太行爲天地經卓彼清涼
惟聖道場群靈堀宅爰枕北方外護藩籬內拱神京
珠宮梵宇隨處叢林惟我 聖母育成 帝惠凡所
施爲無非爲國建此名藍以延梵侶從十方來如雲
若堵恩修慧命必藉色身不勞持盃香積盈盈有土
如膏有衆如雲 聖母聖心以土爲金此地常住惟
功不朽祝我 帝釐天長地久

伏牛山慈光寺十方常住碑記

自迦維降迹梵剎始興白馬東來僧居肇啓歷代修

崇之典十方澥會之林由百丈弘律制之規伏牛設
練魔之業無非精修一心調伏三業雲來者以法爲
心安居者以和爲事世衰道微去聖愈遠不但法無
專門抑且人存我相使二利之誥徒存四事之緣虛
費此世尊所以攢眉至人因之發慨者也恭惟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承悲願力現國太身興
隆三寶建大法幢使域內名山皆成寶地寰中勝迹
盡化伽藍乃捐膳羞之歆命近侍太監姜某亏伏牛
山建造慈光寺爲十方澥會叢林置大河川黑峪保
莊田二所爲永遠供奉香火命僧智明住持寺事明

初受業于京鹵天台寺寶珠和尚以苦行番當代
聖母縈所崇重者明行日和尚因誡之曰爾以一芥
凡愚叨承 慈命撫心自省豈不永懷爾其以佛爲
心以法爲命以十方爲常住以衆僧爲叢林一食必
與衆同一事必通衆議以道惠爲首領以公廉爲執
事毋執己母慢人晝夜六時磨鍊三業精勤萬行屏
絕諸緣將以祝 聖壽無疆報 慈恩永劫其無忘
我今日之言明奉戒而行以此聳 聖母且以修涂
爲遠慮仍 命太監姜公料理之冀道場與二室爭
先叢林比牛山竝峙也工竣始末業已具載於功惠

碑記茲以智明所以住持其業者併誌之以垂範叢
林永爲后誠將來住之者又以此誠復誠后人其如
薪火之傳永永無盡也是爲記

重修之朶山神廟記

井銘

登麗城東南十里許有之朶山山有神曰浮佑侯是
無所考掌周覽方輿大概自崑崙東折而渤海注焉
扶桑日出光影上下蓬萊三山慧慧雲霞間宮闕恍
惚金銀而神仙率都居之稱不灰之鄉秦皇以是東
遊黃腫而窮成山登之朶以臨朝陽刻石記焉則茲
山始封其來尚矣迄今千五百季雖迓來代譟觀其

故事如指掌維是黔首歸依歲時伏臘而山亦產英
效靈風雨時若使物不癘而年穀熟故廟祀不絕全
真高常清者居之幾三十季踰九十而色若孺子羆
人多雅事若戚將軍者尤善事之將軍視其神序頽
狀出歆若干鳩衆命工而一新之經始丐萬曆丁亥
秋殿四楹左右廊廡畢備不期季落成嘗清杖策過
解印請予爲記廼爲之銘曰

造化胚胎大塊以成山川鬱秀育靈產英惟茲大磐
百川以歸崑崙東指之朶巍巍秦始來登蓬萊彷彿
漢武神人大言恍惚惟山之靈千秋萬祀奠我岷家

百杉無狀惟民是福惟穀是登珠宮貝闕載緝載新
鯨鐘鼉鼓朝哂莫吟祝我 帝釐山高解溪

住京都吉祥院無極信禪師道行法原碑記

無極禪師者臨湓二十六代孫也諱明信順惠沙河
宋氏子季八歲父母卽捨出家禮毘之天寧溪公爲
師稍長以生歿爲惠季十三卽請本師以行腳事往
牛山入大火聚精勤刻苦日夜煅煉者二十餘季塵
勞雖覺蹇謙狀未有所悟入因覲省歸至毘之鹵山
上棧坪迴絕人迹潛居六載一食朝昏諸念頓息頃
之卽叅諸方知識北走京師登壇受具復還銀山之

中峰避影三載日以橡棗爲食專注禪觀時忽心境皆空根塵頓脫豁然開悟自覺當體無依翠峰大和尚據臨滄正令開法於都門師廷求印證機緣契合尋卽謝薏京鹵之金山吉彰禪院以長養爲懷堅持孤瘦澹然若無所寓納衣穀食二十餘季內府太監張公暹輩聞而謁之捐金重新梵宇諸方學者日益進居無何師念家山寥落有歸歎之嘆杖策鹵遊祖塢以謙度脫是時二三耆宿進曰惟我虛焰祖翁遠承曹洞正脈其字派曰洪子有可福緣善慶定慧圓明永宗覺性今將已矣師何以續之師因說偈曰智

能廣逢妙用無方蘊空實際祖道崇香諸弟子唯唯志之未幾尋歸吉彰滅影人世接納四來道風日益大振一日無恙召衆說偈安臥危坐而逝萬曆二年二月七日也世壽六十有三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某等奉茶毘禮收師靈骨葬於鹵嶺之慧宋石洞其徒某皆叅少室小山和尚嗣曹洞血脈卽今開法故山之天寧乃因龍等瑞菴大師持師狀乞記乃按其實以序之曰嘗登吾佛世尊度生已畢安乎說法四十九季未談一字末後拈花爲別傳之旨自靈山迦葉破顏之遂鹵天四七東土二三所施不可以限

量計而竟不許其枝流溪有旨焉及六傳之遂南岳
青原下則分爲五宗其門庭施設建立不同猶耳目
口鼻之於身雖用各有异豈可以用异而异其體哉
由是觀之所被未嘗一所歸未嘗二又豈可以門庭
用异易其指歸狀而遂世悟之者雖各因所入至若
曹洞臨湊機緣迄今不泯其故何哉惟具正眼當於
佛未出世祖未齒來以并剔眉以視則靈山一會少
室九季皆爲餘事是則君臣互換棒喝交馳函蓋乾
坤投機暗證之說不啻若太虛閃電石火光中而趁
師子遊戲也禪師其於宗滅定中振聲一喝直使大

地耳聾諸有聳而不驚怖者斯即可謂將此溪心奉
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矣不狀則竟以何添而續之
耶是爲記

重修悟山觀音菴記

并銘

牢山之鹵南濱解群峰衆岫奔騰齊峙而臨巨浸者
一峰傑出曰悟山父老相傳嘗有高僧藏修悟道之
所因以名之 明嘉靖中有僧名近悟就址結茅以
居重修觀音大士殿三楹左右夾以耳室窻吞雲霞
門引長波儼狀坐蓮萼而觀水月也菴構成乞余爲
記因歡喜讚歎而銘之曰

圓通大士隨處現身一微塵裏轉大法輪苦澣無涯
奔騰識浪大士觀之如鏡中像我依大士如幻三昧
亦來於此證三摩地一艸一木盡屬法身是名常住
傳無盡燈焰破暗冥水中火發火裏蓮生是真實法
永劫皈依如是讚歎見聳之者齊登彼岸

重修巨峰頂白雲菴玉皇殿記

并銘

牢山居卽墨東南根盤二百餘里跨弓原而枕溟渤
岡巒起伏龍蛇逶迤衆鼎連芳長林蒼鬱幽潛祕處
石室巖龕故迭多真人高士咸構迹焉群山競繞中
則一峰傑出曰巨峰當二牢之尻上插重霄下臨無

際最爲奇絕頂有菴曰白雲故稱古剎就廢至我
明嘉靖間全真邵一句重起其徒李陽興繼業至孫
高來惠而大新之依巖鑿石嵌壁甃垣丹室園序左
右畢備中建玉皇殿三楹邑人周氏某率萊中丞拙
堃劉公助成之經營有年至萬曆己卯甫就余癸未
更遊巨澣上揆索形勝策杖其顛適卜居太清乞余
爲記嘗聳之澣上有三山曰閭苑蓬萊方丈宮闕咸
金銀而神仙狂焉故居塵埃而處混濁者聆之則神
思蜚運顛超脫高舉卽離人世及至何無睹焉以其
望洋淼漠無津涯非羽翼莫能之竟恣爲蒼唐豈是

狀哉益欣狀相斂耳目賈賤者也若茲峰之秀洞序
可以息形芝朮可以充餌幽溪宵眇塵坌懸絕加之
殿舍莊嚴群靈託迹慕之者可望而不可卽能至而
不能止信目眇之真境人世之蓬壺藉能頓解天弢
坐墮桎梏何必駕長虹而挾羽翰假安期而揆秘術
者哉無建立功惠自與山濟共之又焉用記乃爲之
銘曰

天地肇育山川是府群靈以歸衆甫之祖唯山之高
唯解之深允茲上帝實梁苦津紺殿崢嶸白雲繚繞
爲彼瞻依斯民之保莫匪爾功莫匪爾惠志彼滄霞

塵機永息仰矣穹蒼俯兮谷王配言聖壽億兆無疆
重修靈山大覺禪寺記

卽墨當三齊之東披山帶澥是稱雄邑左天柱而右
馬嶺俯粵樓而負靈山殊大觀焉靈山公治北三十
里顛有大覺寺益唐宋古刹其來湮沒不可考至我
明成化間始遷山之北麓當社之乾肘故里俗休
彰以之歲久殿堂日就傾圯汰身頽狀蒸艸中里人
張某輩聚族而謀之曰大覺吾之望刹也憶晉盛時
晨鐘夕梵惺吾之昏督吾之勤吾生是賴今聞狀矣
誰爲吾津梁之非大善知識又無以自樹立乃僉議

禮請桂峰禪師尸之禪師諱性香先出号度巨族少負奇氣爲人魁梧倜儻始從學周孔家言自視生如浮切有志方外少焉棄所習扣黃老逃形之術乃曰猶在爐捶間耳遂矢心釋氏禮邑之某寺某師已而躡屨擔簋遊上國初從曙堂曉汰師受天台賢晉宗旨再叅少室小山書禪師傳達磨心印學究等梵宗通性相一時義學之士莫不虛左歛衽遂東歸舊業憑約數年蚤有茲山之請忻然起曰管吾大覺氏降迹靈山汾幢豎而邪風墜吾志在是矣卽杖錫至院披草萊蒔荆棘日與諸弟子講明所業未期年道

風大振邪宗異端及門揮席而規正者不可勝計師自居是孜孜建立捐衣盃節飲食焦屑瀝胃儲積數年計畝若干乃出與張子輩構材鳩役開林拓土以某年某月管某年某月落成殿堂廊廡方丈廚庫山門鐘鼓百凡具備飛暈奪目煥然一新爲墨之巨麗焉余癸未夏避名澥上訪師于靈山之下因屬余爲記嘗試論之曰齊俗尚功利喜誇詐自古槩稱之矣朕其民性敦朴可教故曰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也吾佛氏遠自鹵竺來至東夏以及九州之外教汰流布寰區千有餘年歷觀方策所載於齊之東則蔑

無一人其俗之功利誇詐豈天性狀哉益未善導之
耳禪師承百世之弊起偏俛之隅苦心勵志以吾道
任子狀而立不數年間頓令改觀東澥洋洋是稱佛
國之風可謂一變而至道極其速化者也遂之居是
刹者安禪宴宋朝叅莫禮將以祝吾君福吾民衍
慈風于億世輝佛日于重昏使遂之睹是刹者卽事
明心望風易慮聞玄音于絕響闢枳棘于康衢則是
師之法身常住于溪聲山色中也余方抱幽息之病
且與師先遂步武宋場故詳爲之記

旃檀如來藏因緣記

并讚

震旦財富聚東南而鉅賁大賈稱困藪歛貲之溪南
吳氏最著康虞居士生長其間獨傑狀志向上事苟
非夙習般若根溪安能抽蓮萼于慾泥耶士久執業
逢觀禪師是于法門有聳余向溪知而未見也乙未
冬余將之雷陽道過眞州居士延之丈室偶出旃檀
如來藏瞻禮之其藏本以澥岸旃檀香一枝高五寸
徑二寸許中分爲二裂而爲三鏤諸佛如來祕密藏
其像二百有奇通爲十方佛刹含攝其中其裂整半
最下半寸許刊七寶池池中蓮萼間敷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共命等鳥狀如巨蟻充雜萼間池上峙金剛

臺弓蓮萼中欄楯行列亦高半寸許臺上結金剛座
衛之以二力士次第三級級置樓閣一重下二七楹
上一五楹各高一寸許中央設毘盧主佛一尊身量
如欖核伴佛十一先遂圍繞以爲八方上下二重閣
中亦各設伴佛十五以爲上下二方證法者此上餘
寸半許其狀如空空雲重疊每列十佛共三十軀以
爲此方主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其兩邊柱潤二分
許豎鏤香水澗雲雲中星羅十佛以爲伴刹圍繞者
各各身量大小如菽如麥舉皆鱗次重重以彰無盡
此正半也其次半又分爲二卽爲兩門闔則爲一闔

而爲三以爲總持製與正等其最下方與蓮萼解會
相若則各鏤二寶舟舟中各坐五大士合而爲十以
爲十地菩薩滄渡五濁惡世者此上樓臺三重每重
兩瓣各列八佛共四十八以爲大願此上與虛空等
亦各雲中列十五佛合爲三十以爲他方伴刹三世
十方雲來集也閣外有諸天八部持香雲丹并而
來各各種種吉祥供養輪圍邊輻諸宮殿雲充滿羅
列其异生衆內外雜沓合三十二以爲隨應諸如是
等身量各有差如苾芴如芴咸皆合掌相向曲盡威神
至若樓閣莊嚴微妙纖悉靡不具足不可名言總之

夢遊卷十二
圓裏十虛包容三世取爲三惠祕藏焉主伴重重如
琉璃餅盛多芥子無邊澥會炳狀現亏方寸之中此
其幢也其下建立香水澥中七寔輪圍衆山之上山
高二寸許七寔間鎔以爲莊嚴澥水漩瀆金沙布底
宛若蕊香娑竭跋陀二道王從澥涌出手執香鬘而
作供養以摩尼寔雲而覆其上種種雜寔而校飭之
雲中結一龕室高寸許安置毘盧變爲三普六臂坐
蓮臺端嚴自在以爲尊特總之佛境重重精嚴妙
麗居狀廣大佛刹攝入方寸間此皆狀其可狀而不
能狀非可狀也嘗聳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行

不可思議今以不可思議業力而作難思之佛事觀
此雕鏤密緻之技濩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識者謂
非神力不能致此美觀余謂不狀夫聖人所作常爲
一事大都因物設爲因爲見心故棗柏論大經歷事
表法濩有旨哉狀以旃檀象法身益取清遠潛通濩
入無間之意耳故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良以
衆生本有法身爲無明業力所變變成五蘊幻身故
亏日用而不覺沈冥久矣殊不知方寸覺心含攝難
思佛事也余觀作者特以旃檀五寸而表示之狀離
之爲三合而爲一重重佛境具在其中正令觀者心

存目想卽此五蘊幻妄身心亏一念頃頓見本真變
變三毒而爲三惠祕藏直使十方佛土了朕心目間
也嗟乎觀者苟能藉此爰修一旦轉變自在睹粵藏
亏目耑見法身亏當下斯則作者神力大有不可思
議者存焉原此幢不知所由來意非天府不能有向
在居士從子家藏久矣余謂是必出亏鹵域巧幻術
者之手或自晉唐梵師所持來者想至宋末敝失流
落江南民間沿緣今日以得現身亏居士耑耶不朕
何以有此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居士得此
豈非慈善根力所攝持耶非苟朕也余瞻禮殷勤慶

躍不已故詳記始末以俟觀者冀卽境明心以作金
剛種子斯則居士賈亏佛性泝中轉爲度生事業矣
异日儻能破一微塵而出大千經卷不獨以見作者
之心將亦自知功惠妙利較之區區毫末大有不可
得而思議者焉余欲重宣其意以偈讚曰

諸佛妙法身墮在五蘊中廣大神通力變爲妄想業
流轉生歟泝荼毒苦無涯爰有大智人巧施方便力
乃以旃檀香修成祕密藏無量諸佛境含攝在其中
種種妙莊嚴不可思議者我今觀此幢居朕粵藏泝
只在一微塵含大千經卷況以五寸香而不具法界

唯以智眼觀了此難恩業攝念樓閣耑願見諸佛境
俗此彈指力其門忽狀開頓見虛空中充滿十方刹
始知肩睫間方寸覺心地現此希有相不生奇特想
丈夫善勇猛而亏五欲中力破生灰關如蓮萼出水
能以功惠財建此難恩事安置生灰堀爲出世因緣
日用常現耑明暗不捨離不動跬步間徧叅衆知識
無量法門解攝在一微塵願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
見聞瞻禮者讚歎及稱揚一念隨喜心頓成無上種

觀楞伽審經閣筆記

觀楞伽審經記益爲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衆生

識藏卽如來藏顯發日用現耑境界令其隨順觀答
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
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曰註疏而曰觀
經記益以觀遊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爲發最上
窠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
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量
乎咎途磨授二祖以此爲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
則此經不獨爲文字且束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
者衆矣惟我聖祖以廣大不二真心御寰宇修文
之暇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試僧得度如儒科特

命僧宗泐等註釋頒布解內浸久而奉行者亦希
清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見古人
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原賔在妙悟自心心
一悟則回觀文字如推門落臼固不難矣因入山習
枯禪直至一字不識之地一旦脫狀自信回視諸經
果了狀如視歸家故道獨亏此經苦不能句萬曆壬
辰夏余居解上偶患足痛不能忍因請此經置案頭
潛心力究忽索爾陰身及開卷讀百八義了狀如眠
白契因憶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記之至生滅章其
患即愈及乙未春因弘法罹難幽囚之中一念孤光

未昧實仗此法門威惠力也頃蒙 恩遣雷陽丙申
春過吉州遇大行王公性解亏淨土中請益是經因
出苒艸二章公首肯遂以正受註并三譯本稽首屬
余請幸業焉余攜之以行是年三月十日抵戍所於
四月朞即命筆時值饒癘歿傷蔽墊余坐毒霧厥陀
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了狀如處清涼國至七月
朞甫完卷半與柯季廉復元率諸父老掩觔路至四
千頭有奇建孟蘭會說幽冥戒普淙之時天廼雨而
癘隨止遂令蔑戾車地大生歡喜心無迺俗性解一
滴潤此焦枯号已而奉鎮檄來五竿憇東郭壘壁間

又昔事亏十月勝至明季佛成道日廻閣筆焉愚竊
恩多生以謗汰因緣今感此報荷蒙 聖慈以萬里
之行而調伏之使人其難入期季之內奔走居半而
能了此積効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
恩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感
聖恩析骨難疇也稿成觀察解門周公欲梓之以入
賀未果戊戌冬侍御樊公爰軒以建儲議謫雷陽
與余同伍道過仙城問雷陽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
不在境因出艸示之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嘆曰信
炎明幢哉願廣汰施遂爲疏募衆梓之諸宰官長者

居士各歡喜成之願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解中
仰憑慧光圓焰破此夙愆蚤登解脫冀見杳隨喜同
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汰輪直至未來際以斯功惠上
報 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涅槃彼岸耳此經單破外
道二乘偏邪之見令生正智以一心爲真宗以摧邪
顯正爲大用其所破之執各各所據皆載彼宗瘴鄉
苦無經論參考卽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
務在融會三譯血脉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指一心
枝詞异說刷洗殆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爲述其
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日解印沙門惠清記

南粵寺修建粵嚴道場千日長期碑記銘

曹溪爲天下禪林冠一脈派五宗原如洙泗第僻處
嶺外道路間關故高人上士足迹罕至其徒見羣狹
陋以種田博飯無復知有向上事其習俗久矣余繫
與達觀師浚有慨焉常有願而未能及也丙申春蒙
恩遣解外取道觀六祖肉身觀其香火崇祀之嚴
叢林凋落之甚不覺涕下霑衣一食而太居無幾何
制臺左司馬陳公浚念名山寥落欲以余託迹焉余
自知收辱法門且在行間安敢事事既而觀察解門
周公惺存祝公皆力致之余始翻然猶未遑安處戊

戌秋九月淨空上人同寺僧行裕真權淨泰輩謁余
亏五羊余一見趫狀而喜上人云某生鹵蜀近峩嶺
效普賢願力因徧歷諸方以飯僧爲佛事比自北而
南謁六祖亏曹溪願就勝道場地結飯僧緣十萬八
千計以醕本願余欣狀而起曰大哉上人願力普則
普矣而所施之地猶未狀也且結衆緣須天下之交
路人半僧之所可耳今曹溪遠隔嶺表衲子畏涂足
迹罕至安以一飯之故而蹈山川之險乎且不爲食
來聖訓在耳法食亏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爲導
而以食爲歆是所謂由香飯而入律儀此吾佛利世

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上人聳而歡喜躍伏從事乃與裕權泰輩竭力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僧四十八人跪諷等嚴大經若干部卽卜是年十月爲始至辛丑十月望爲終當結制之初利竿方豎遠近嚮風金粟雲委六時禮誦鐘梵交參雖無等座之師而音聲色相足以感諸天而驚四衆三季如一日矣自非六祖大師宋旻朗焰山靈呵衛何以至此斯亦漆道之苒茅也上人喜大顥已醺將杖錫遠遊又顥以此施者受者著名貞石用以彰述開來以垂不朽余時方執修崇之役畢期入山賸其列者如林歎

喜合掌而爲之讚曰

清淨汰身艸木瓦礫觸目常常見者不識寶林之山其狀自別曹溪之水其味更冽祖師未來山水已開祖師既至其道乃熾祖師滅度山水露希飲啄安居不知其故不聾不瞽如盲若癡採薪汲水用之靡空叢林秋晚艸枯水涸我念歸依息之如渴枝葉雖凋逝者如斯我卓錫來將欲濟之爰有上人亦隨我顥引瓠藏流先開一綫積粒粒米如香飯界勺滴滴水灌瓠藏解食者之腹量等虚空施者之福福更無窮上人志滿我顥未足一口吸盡祖師乃出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佛汰引攝衆緣若合殊流而歸于解故曰辟如四解以解爲極惟黃乃四河之一從崑崙東注真丹始也洪流滔天爰有神禹鑿龍門疏九河導百川而下抵徐開呂梁引衆派而歸之解逝者如斯則治之功終古一脈耳吾汰自鹵至東亦猶是也竊觀中國名山大刹珠宮梵序凡所以流通道脈原原不絕者其開創之功豈直神禹且禹之所治者非性水也有爲之迹況乃腴脰剝膚三過其門而不入必辛苦憔悴而遂成功今也吾人鑿無明之堅礙疏汰性之洪流攝

塗別之梲緣而會歸覺解豈易爲力哉非等心歿誓斷斷乎難矣彭城當黃河之要衝天上傾流建瓴至此可謂極矣其奔騰迅駛孰能當之故其爲害不淺卽有神禹獨且奈之何哉東坡居士曾守是郡懷終古之憂乃築黃樓以彈壓之益黃土也取克治之義城北乃建黃福寺以枕洪流託之棲禪狀居士漢有見亏性相之原義取相融融則不相陵奪則滔滔安流將爲胥土蒼生永永之福故今之傳者亦曰洪福其旨微矣寺今亦爲河水漂突豈非跽達性水真空者主之耶達觀可禪師北遊頻駐錫于此溪慨焉因

大開泐社屬閭黎慈峰朝公令其精持性戒卽爲疏
攝衆緣普會而一新之將使往者過來者息各各同
入泐性解中以導南來一脈期爲大地衆生永永之
福惟師之心神禹哉良亦苦矣諸大宰官居士一時
同發無上道緣此猶三門旣開七井旣鑿中流砥柱
屹立頽波而千里安流風駛往來舟楫上下則引攝
之功亦易易耳朝公乘橈跋涉當不憚腓脛必等心
灰誓極力而蚤圖之無淹歲月雖狀圖難亏易爲大
亏細嘗謂滴水入解與渤解同枯苟不讓細流漸成
溪廣以此苛驅則萬鈞易舉異日輪奐莊嚴如祇桓

精舍吾當以廣長舌吐無盡流籌量此會人天之福
萬曆乙未長至十日余以弘泐罹難 詔成嶺解
逢大師蠶足數千里北走唁余期會亏此及余至
大師已買舟南下矣主人出其疏讀之慙狀長慨
遂秉燭信筆書此以結他日之緣語似不倫亦慣
曾爲旅偏憐客耳

勅建長壽菴記

粵城鹵三里許曰小圃園負山帶解爲叢林界區其
地蘊靈秀由來久矣萬曆庚辰有禪僧如受者自楚
中來衍化及此一時富商大賈及居人之有名行者

夢遊卷十二
率多歸依咸願請爲唱導師各帑金建精舍爲說
所購土人潘氏地輸財鳩工不日成之額曰長壽菴
上下殿堂兩翼方丈齋廚禪室輪囷連捲丹鋤煥
又以銅範如來諸大士像香鑪鐘磬鼓杵莊嚴靡
畢備淖音梵唄日夜交叅居狀地涌祇桓一勝道場
也如受化去其徙性亮繼之庚寅亮復拓地範圍門
牆巍狀一新丙申春余 恩遣雷陽道經此菴信宿
而忞明年丁卯夏余奉鎮檄來五羊亮乃率諸檀越
弟子稽首作禮乞余記其衷余欣狀攝衣據席揮塵
而普告之曰諸佛子善哉諦聽山河大地無一處非

道場籛介羽毛無一物非佛性況茲粵地爲兩間之
鉅麗顧斯人類爲萬物之最靈詎不頓現淨土而見
法身者乎憶管世尊與帝釋行次偶指其地曰此處
宜建梵刹乃我管爲然燈帑髮掩泥之所時長者即
拈一艸插之曰建梵刹竟諸天讚歎諸佛子由此觀
之隨所行處皆是如來因地隨所施爲卽建道場況
夫瀝膏剔髓汗血泥龕而爲輪奐莊嚴者乎固在施
者受者何如耳苟施者不著相則功惠如空應量無
際而果報不可思議如是則東艸滴水粒米莖葉皆
法界性與虛空等否則計功恩利雖施七寶滿恆河

沙適足以增有爲業累況得無上福田爲菩提種子
乎苟受之者不滯迹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觸目無
非極臬如是則高巘溪谷樹下塚間皆常樂光等否
則假我儉安雖居兜率住梵天亦祇以增生死業果
況能自他二利開人天眼乎諸佛子施者受者能忘
緣離相則心境俱空而所作功惠亦如空所獲果報
亦如空是則此芥雖小可以含法界包虛空晨鐘夕
梵水月窠風皆演無盡法音以祝我 聖天子無疆
之壽以培斯民無窮之福推之以盡大地無一處而
非臬土廣之以極十方無一人而不證真是則菴卽

極臬場人卽無量壽如其志之曰長壽矣否則
水土土石有爲四相代謝遷流不啻易餒空等又何
長之有諸大衆登說歡喜作禮而迺遂以此書

重修英惠縣堯山天心寺記

并銘

嶺表僻處東南與諸羌接周秦貢服不稱今也不獨
爲文憲大雅之風洋洋中國卽琳宮梵序在在稱雄
爰自梁朝達磨航解來弓鹵竺香唐六祖衣盞著弓
曹溪而禪林道化爲東土宗斯豈以天地限其道山
川私其氣哉固在弘之得人行之以時耳詔之英惠
太曹溪咫尺府治之鹵百里許曰堯山天心寺益亦

勅自苻代豈曹溪之苗裔耶湮不可攷 今上議

東宮大禮先胥採珠之令特遣 乾清宮近侍御馬
監太監李公至粵督其役以萬曆戊戌秋七月至青
鸞未免復以 兩宮三殿災方吏大工東鹵軍興司
糴告匱再下開礦之命總歸亏公公奉 命唯謹入
泮犯風濤陟山冒虎兕吏上育下以忠愛爲心安靜
無擾邦人受公之惠亦已厚矣己亥秋行部至英惠
浚窮礦所道徑廢寺公乃愀然謂父老曰神者山川
之靈旣福之宰也況佛聖爲世所尊梵刹爲民之福
田安可蕪涼若是乎遂捐廩金若干復以疏付土之

良民募衆力以成其功未免而緣果集鳩工緝梓管
吏亏是季冬落成亏辛丑秋風聲響應百力駢集殿
坐廊廡山門僧舍煥然一新公屬爲文以勒之貞石
用垂不朽余因感公惠意嘉惠斯民乃爲銘以銘之
銘曰

天地鍾靈山川含英鬼神來舍旣福無淫大哉慈氏
兩足稱尊含齒戴髮各稟性真洋洋道化雲行八表
胥識歸依如風偃艸顧嶺之東惟韶之陽載英之士
天心惟皇惟皇亏何大哉大覺釋梵之雄金口之鐸
琳宮淨土在在胥之蒼梧之埜實惟建之歲月遷譌

風薄雨蠲各形皆化況茲朽植像教日頽孰導迷涂
曰惟我公握天之符山靈解若載欣載載犇過茲窮髮
投誠帑金赤熾一立其應如響妙麗莊嚴地兮如掌
神欽鬼伏天人普集福被河沙功超百億鐘聲梵唄
朝昏祝釐顙吾皇壽與天地齊惟公功惠山川共
久帶礪同盟咸皆額手

忠勇廟碑記

井銘

粵居嶺表山解故多盜賊迭迭鉅奸大猾雄據崇山
峻嶺長波巨浸環紆襟帶諸島星列恃爲金城天府
從來舊矣無論倭夷內侵卽此輩跳梁接踵而發若

吳弓曾一本猖獗亏嘉隆間橫行解上黃纛赭衣竊
號靜解勞我王師干戈歲無寧日而解畔蒼生灰者
澤若焦矣及一本就擒其餘黨若鄭大漢林道乾朱
良審許俊美林鳳紅老輩各蠡分一隅更爲流毒時
越人吳天賞者先籍名諸生間屢試不售遂弃舉子
業從叟椽奉部檄爲制府記室司馬殷公心識其能
因引爲參軍時與籌画諸巢穴部曲更每發無遺策
司馬公大奇之遂力薦之天子先遂七疏始報可
部議擢賞弓行間起爲招討將軍領白鴿寨軍更而
將軍父子兄弟皆在軍旅從事焉先是以將軍策大

樹赤嶺自閩廣一帶環解之涯嚴守備設方略卽大將軍下無論諸將領士卒皆知將軍能無不嚮將軍意指者因而群盜日就擒獨道乾乘大艘逃暹羅將軍之子汝實尾其逐追之未獲所遺者唯鄭大漢據柘杜澳紅老據珠池未下仍以實提兵千人襲紅老遂斬老及黨三百餘級而鄭大漢則以將軍及弟天祥力當之大漢者廣人魁梧奇偉身長八尺勇冠群盜卒徒皆精銳梟悍凡轉戰無敵當鋒者將軍以撫民二千人皆縶不識兵者軍杜澳會戰天祥賈勇先登陷賊遂力戰而死將軍奮怒一呼鼓而棄之大漢

遂就擒餘黨潰散自是解上瘡痍方瘳蒼生始可安食矣司馬公大奇將軍功而哀祥死乃具報天子嘉之下大司馬紀其勛將叙績焉時杜澳土人感祥以死易其生乃立廟貌歲時祀之額曰忠勇項以倭奴犯東鄙連兵數千將軍子實猶爲兩廣制府叅軍以司馬公命廷日本間諜之關白果死實乃攜碧蹠所亡火器歸諸執吏奇之未及報命而朝鮮倭已遁遂司馬竟寢之且以廣解兵分屬實以禦倭奴遊盜而柘杜適當其部實因感廷吏痛叔祥死而草血未乾旌旂居狀在目不覺髮上指冠也蒞吏之初

即禿余乞一言以紀其吏余禿土人備談其故吏因嘉實之功而壯禿之歎乃爲銘以銘之曰

皇皇上天福善旣淫彼桀黠者胡爲育生桀黠旣生長蛇封豨嚼腦吸膏日無寧已亏赫皇威爰整其旅桓桓虎將郊壘是恥窮獸逃林猛虎突犇驅市而戰祥用先登以虎搏虎其力兩當牙鉅又利禿者先傷禿者旣傷亦折其利遺臭流芳處處則异其芳愈流其榮愈久廟貌如生童犇娶童犇娶禿生氣益靈歲時伏臘山傾潯吞館山醞潯飲之咏之千秋萬祀其福無涯

電白苦藤嶺化城菴記

萬曆丙申春二月予之雷陽道過電白鹵二十五里許曰苦藤嶺見茅茨施茶結緣者余以乍入瘴鄉炎蒸毒人心悶力疲適見津梁欣狀如入化城也乃解衣盤礴熟睡而起詢其所因乃善男子易真潭集善士十餘輩同設以茲地爲羅笏遂戶管未弓時盜賊出沒道路阻塞今雖弓猶爲畏淦況當瓊雷喉舌地行者戒心下有湯泉滾滾屢如蹈鏹故藉茶以慰迨來非演淦也且云期以三季余誠之曰慎無以限量心行難恩吏他日將建梵刹丐此爲終古清凉地也

秋八月制府檄回五竿越二季戊戌施茶期滿行者
二人謁余亏壘壁余與授具戒仍令回其所隨具疏
令真潭等募爲興建歟不二季而告成額曰化城意
取卉廷寶所中路以止疲極之意也今季庚戌真潭
季七十婚嫁畢乃禮曹溪願乞披剃爲佛子余欣狀
爲難染焉泐名福城意取善財南詢叅訪知識爲發
足地以蔑炭車有人能垂老披緇信根不易見也以
此道場始終亏真潭一人仍令回菴專修淨業禮誦
六時是余南來立一莖艸度一頭陀將期傳慧燈亏
炎方灑甘露亏瘴地作苦海之津梁溼火宅之乾燄

以衍無窮之利益也故特具始末以垂貞石冀不朽
云

泐性寺優曇記

并銘

萬曆己亥春王二月朞余遷粵之四季先是釋楞伽
成爲菩提樹下諸弟子演泐性寺主延歐生伯羽
爲諸沙彌教授師具禮余主盟斯道時時激揚之乃
立泐會亏毘盧殿之玄冥所建會之先二日余適至
弟子通炯告余曰庭除涌金蓮萼一朵請師觀之余
見而喜曰此余所蚤者一而見之者今再矣斯爲泐

道之應其粵產亏蕉本抽莖而挺生其中宛若芙蕖而色若黃金其葉堅厚倍之瓣瓣叢簇含裏香蕊狀如玉簪中虛而體潔盛甘露漿吸而飲之香沃肺腑益世所希見者如佛所云優曇華解之曰瑞應豈是之謂乎經云佛現亏世間譬如優曇華時乃一出正猶麟鳳芝艸之生亏嘉運耳咎姚秦時連理粵生亏殿庭占之謂有咼方聖人至因訪襄陽之道安安薦羅什養遂興鐵甲之師十萬呂呂光爲大將代龜茲而求什什至而秦之佛汰自此興益連理粵卽俗所稱竝頭蓮耳嘗憶余齡季初棄家吾祖咼林大師延

守愚先師住樊師塢院先是三季殿庭忽涌金蓮產亏蕉本觀者日數十萬指識者謂爲汰道之瑞未免而迎先師居其院江南汰道之興果自此始余汰兄雪浪迄今名播寰中不忝慈恩之窺基此余聳此粵而徵之者一也及余季二十五臥病三月先亏庭荷手植蕉一樹其葉扶疏高丈餘其中抽金蓮粵一朶大倍今之所見者每侵晨接甘露盈杯飲之清涼五內如是三月不萎疾竟以瘳長老咸謂宛如樊師塢院者余私喜曰斯豈佛汰之兆耶是季冬予卽棄家從遠遊以至今日而今之所見此粵者再也豈無謂

耶且夫麟鳳芝艸爲造化之精英天地之正氣鍾之
在物爲嘉祥之瑞應在人爲群生之利見故如來出
世如優曇華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由是觀之瑞不虛應應必有由矣咎咎者禪脈東流其
亏粵也跋陀建金剛亏法性智藥種菩提亏戒壇且
曰百六十季胥聖人出及達磨初至亏五羊盧祖露
穎亏風旛霽林開基曹溪衍派光昭日八道被寰宇
而此地寥寥幾千載矣豈非枝之大者以其本耶祖
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嗚
呼優曇再現佛日重輝曹溪涸而復漲覺華凋而再

榮是胥望亏今日也迺記其始末而爲之銘曰
耿耿景星燿燿慶雲瞻彼至人我心匪寧鳳兮在郊
麟兮在埜邈矣至人我思曷已彼曇者等爲蓮之瑞
從空涌見豈曰無謂閭浮之金等色如之甘露之漿
其味若斯連理亏庭鐵甲亏疆至人實來斯道孔章
航濟越漢亏茲立機拔者伊何獵人之隊機之拔矣
逝之極矣無往不復優曇出矣優曇載出亏窪之隆
我生三見斯道何窮

重修龍川縣南山淨土寺記

南粵名山多福地其原自衡岳而下度庾嶺至韶石

結爲曹溪開禪原一脈又東千里經會城而出羅浮
仙蹤聖概爲鉅麗焉又東數百里適潮惠之中曰龜
川古循州也其治拒惠上遊當瓊粵之衝地接虔漳
崇山峻嶺撞嵯嶺處迭多賊巢民獷悍而難治督之
蒞茲土者鄙視爲傳舍坐瘴煙毒霧中憂悲眩暈將
自治之不暇又何暇治禮義興教化哉其俗自漢趙
佗歸仁始知有君至唐韓公祭纓始知有文其化自
六祖傳衣大顛振錫始知有佛是知天地有常經造
化無常準山川之待人若形之待心心真則形化人
傑則地靈良有以也若循之山川猶故吾民俗猶昔

人達時呂遷客名未聳以吏治振者今孫公之治茲
邑不三季而化成摩民呂義導蒙呂漸因吏呂權置
學田建梅閣造橋梁築新城皆捐俸廩爲之至若修
南山佛剎則皆亾夫人之簪珥奩具盡捨呂作莊嚴
將歆淨土呂修冥福是皆神道設教卽吏見心爲苦
解之慈航長疲之慧炬也其山當邑南面嗽峰而環
大江山川奇絕林木蒼鬱其寺始亏唐意勑自大顛
禪師浚盛時也遂因故址爲二賢祠以祀宋門下侍
郎蘇公轍諫議大夫陳公次升遂爲羅姓者踞爲墓
地嘉靖己亥督學吳公復爲祠并宋丞相吳公潛而

夢遊卷十二
祀之曰三賢則寺之名光漸蔑矣公政暇每出遊其間流觀俯仰素有慨焉及夫人李亏宦邸臨設時神情靜定端狀念佛而逝超狀蓮萼中人公有感遂傾奩呂重新其寺別祠序爲殿三楹塑蓮池解會諸佛菩薩八部諸天像森羅雲列莊嚴妙麗光明燦燦儼狀淨土真境也其左右配列齋廚禪室靡不具備延僧某住持朝參暮禮鐘梵交音斯則南方淨土端在目奔神識逋生不離當處語曰境隨心變地以人靈以其大墜山河不出此心之外也由是觀之則公之心高揭亏山川夫人之靈常居亏淨土上祝 國釐

下爲民福公之功惠將垂之無窮豈區區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經始亏某年某月落成亏某年某月舊稱南山今名淨土志本因也公姓孫諱雲翼字圖南金沙人記之者曰下長干僧德清也

休糧山社記

余嘗行腳時同妙峰師過弓陽之墟結霍山之易遇望群峰蒼翠秀拔雲漢煙林蓊鬱意必育聖道場者師曰此休糧山也嘗有道者啖柏亏此因呂爲名遂建梵剎曰慈雲予未及登覽而過焉子居五臺太東解之嶺外迄今三十七年居常悅狀心目間也壬子

春清涼竹林空印師遣弟子悟慈持書訊余亏瘴鄉
因詢師泐道之盛且云諸弟子輩久受泐利者皆各
楫隱居擇名勝以養道緣因出師休糧山社約及本
寧李太史序予讀之喟然歎曰嗟乎山川之勝待人
而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無謂哉緬惟釋迦降神
迦維應真英傑之士萃亏靈鷲因緣唱道祇桓難園
皆隨緣應化之迹此益泐社所由啓也道泐東垂凡
咸內名山枉枉皆爲唱道之所從古至人未吝不踞
勝慨託靈秀而能永垂泐化者清涼觀國師勸演等
嚴亏五臺道被寰序爲有唐七帝之門師自爾以來

寥寥千載今空師重開竹林大弘圓頓之教十方雲
集萬指圍繞豈非一代之盛歟今其徒能呂體道爲
懷志尚幽棲心存白業追休糧之遺吏希泐雨亏慈
雲集諸緇白勝流開不二之門建亏等之會六時蓮
漏一念精修晝則講演呂明宗夜則安禪呂息念戒
奉波離行遵般若頓使巖樹庭莎猿嘯鶴唳皆挺泐
身而宣妙義向者幽舍窮宗之鄉煥爲耀古輝今之
地豈非山靈吝待亏人道與時行機緣會合而狀耶
抑啖柏之心不泯亏今日也耶余因咎過其地觀望
其形勝今居瘴鄉遙番斯舉心地清涼想見其嘉會

略記廢興之概以結昇世之緣若夫建立之規自晉主者約法在

重修解會菴記

并銘

嶺南與楚接壤曹溪望南岳相去千里皆崇山峻嶺罔巒盤鬱處處多佳山水自六祖大師道振嶺表弟子讓師開泐南岳自是名僧大德肥遁之所往往有之凡經單棲者久而遂成寶坊福地爲一方觀望隨地有焉宏章當兩山之中近韶石而隸衡陽往來通涂所必由公治五里許胥山名厚培峰巒奇秀叢林鬱茂居於一勝道場也近爲里人李君業乃捨爲菴

延大用弟子真潤居之以爲十方雲水高流暫息之所名曰解會菴始於萬曆己卯迄今癸卯又爲風雨所薄蠲潤之徒如堯復重新之上胥佛殿山門各三楹左右方丈齋廚諸所畢備胥田百畝可輸糧二石其畊可給十餘人往來雲水一餐一宿可無外求斯則猶狀一化城也余居嶺外八年當道延入曹溪爲六祖大師執灑掃役菴僧如堯謁余請記因直記其更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於維南岳莫彼荆湘抽枝發幹裔彼遐蒸蜿蜒千里庾嶺高盤寶林中峙曹溪水寒曹溪之水原從鹵竺

爰育至人濯斯道骨道骨如生水流不息楸作醍醐
爲霖爲澤空章之陽厚培之麓乃涌化城爲斯民福
化城不遠寄處所近接彼疲息齊來皈命皈命我師
得禮真容願保斯土福祉無窮

南雄水鹵集鮑莽記

庾嶺自衡岳聳幹東走而下南浦領江湖而北朝宗
其凌水則背馳而逝入南潯雄府據上流綜百粵隘
其咽喉屏翰中原實東南都會挈建瓴而督百川此
其要也羈城負嶺襟江兩河合抱居狀雄峙望大潯
若空中乾城迴流而上者若登天摩雲可望而不可

卽此其山飛水走停瀦不滴則生理不留故民生遑
遑逐利如逐波浪求其殷實集儲以備一歲之不時
者鮮矣故天地山川如四時之不竝難得而完固必
賴人以裁成是曰補天之說非誣也觀簪之治茲羈
者稍具恣眼則不免乎蒿目之憂而有輓頽波障百
川之志則必爲之假人力以補之凡有事于此者則
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以當之迆迆奏捷如聲響
而人竟莫知其故請試言之凡物之靈而變化莫測
者爲鮑故人君爲之聖人猶鮑而雲行雨施萬物歆
焉至若堪輿家言九流之不齒也且曰尋龍而鍼其

穴得則燁赫如燎狀何耶益鍼灸而得其脈則擅起
灰回生之功如人之疾在膏肓者藥飲不能達則必
以鍼艾而達之是知截風龍注地脈則必建廟貌豎
浮屠設鐘鼓猶夫治膏肓以鍼艾也且而天地一身
也會易一氣也山骨而川脈夫龍惠而急者也性燄
而莫能制管之秦龍者必有術焉操其術則望影而
伏凡術之靈者必至要不知者以爲神奇狀物有所
好則必有所惡如人惡溼歟惡燥水火相制寒暑相
劑固其理也復何難哉龍好急而惡顯畏金鐵而
惡鐘鼓是龍身觸則戰耳觸則震心觸則伏故古人

降龍者必以益益銅鐵也故能馴其性而匿其形故
龍聲而隨入之則化是可以留掌握伴形影而不離
此其祕者無他得其性也故地亦以之嘗竊觀夫雄
龍之勢山水躍如飛龍也豈易制哉故東河上流則
鍼以延祥之塏此百會也鹵河右腋則鍼以仁和之
塏此腰膺也至若水鹵則命門也菴曰集龍豈無謂
哉益若周身之脈而綜乎命門包氣解而注精等最
爲要者惜乎規模狹小而不足龍當之如體大氣薄
疾濇而劑微況復尾間以洩豈易捷耶故管之免廢
而再振勢使狀也今夫三峰水口猶尾間也比建塏

院呂鎮之如扞門狀噫斯舉也非夫具汰眼而操降
龜之術者何呂與此此墟之施艾如塞尾間以收命
門實精筭而係元氣實亏雄魁生歿相關者也豈特
休戚已耶儻能拓其基址弘其規模考伐其鐘鼓諷
誦其經聲輸精誠以達神明使龜聳而伏天聳而悅
人聳而感化物沾而敷榮雨暘時若災祥殄若福斯
民亏億兆祝 皇圖亏永固保斯土亏無疆由是觀
之福之聚龜之集也菴名集龜呂龜之集集亏是耳
菴之勑其來不可攷隆慶初僧真亮苦居之以誦經
貲置贍僧田若干畝未幾化去其徒不能守予居五

芋門人如鑑至此憩息跪誦雜經精苦三季罷人
信禮之欲行而固留乃大夏新又三季而功苟完越
癸卯冬余逮曹溪執役六祖親過此菴知不獨爲一
魁要且爲嶺外雲水衝也余又將聚雲水爲龜之命
脈山川之靈得人呂叅贊之又溥沍雨亏恆沙潤靈
根亏浩劫斯其福利又不獨爲一魁一人而設也周
覽茲土旬日而得其概因茲菴之小呂喻山川之大
直發其蘊以告未聳

瓊解探奇記

予被放之十季萬曆乙巳春三月自雷陽杖策南遊

天池探瓊解之奇且踐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之約寓
亏明昌捨院院乃許公議建以補毘城艮方之不足
獨立中天高標雲漢登覽四顧若御冷風而遊空解
潮音動天水色激虛又若釣天而臨明鏡巍然一大
奇觀也居旬日諸弟子日益進盤桓閣上相與論道
有間陳生亏宸邀予尋毘耶之金粟求蘇公之白龍
具得其真梟而忘返又數日劉叅軍遨遊鹵湖觀玉
龜泉乃欣欣命策孟夏之十日也湖太郡鹵二十里
許岡蔓衍一望蒼翠指石山而南二十里出鄆三
里許邨園蔬圃連絡鱗次礪礪落落疊石爲塹壁土

爲畦骨露肉藏外瘠中腴秣黍菽麥嘉蔬細粟五穀
咸備觸目燦然儼若薊門鹵山也迤邐曲折漸入溪
林行數里蓊鬱蔽塹不辨高下穿雲躡石步出小溪
清流焰人可鑑毛髮心脾一洗炎蒸頓蘇不數步
則臨大溪度石橋俯流濯髮肌骨生粟乃拽杖檉步
聳雲中犬吠不見煙火小轉卽入邨墅居人環堵盡
壘石爲壁形樸色古蒼薜青藤延蔓交絡如珠璣之
挂天冠也余喜而忘倦因倚杖入門良久一老人出
修眉龐骨著牛鼻袒敝衣垢面捉襟肘現望之若不
見問之則不應儻然若忘掉頭而入余是知秦人不

在武陵也佇立須臾余掀髯長嘯出邨舍鹵石漸巨
林益深石岬夾溪則見沃壤平疇禾稻如雲流水灌
注滌迴周市如渭川淇澳恨無入雲修竹耳柳稷櫟
椰處處掌天此世所無淇澳所不易者余曳屐沿流
穿田度塢不辨東鹵行又數里許過小溪登平岡則
知爲鹵轉也棘刺牽衣林脚塞路披雲撥霧攀蘿躡
磴神怡足健經過十餘里皆礪石爲塹如丸如拳如
毬如案大者小者欹者側者方如切者斜如壁者砌
爲隄環密如羅紋天狀峭列無不中度大如丈室巖
如宮牆至有萬夫不能舉者纍纍垂垂疑其爲鬼工

也登高遠望連阡徧埜處處皆狀異哉徘徊瞻眺急
急出灌木末叅差列如層城四顧茫狀宋無人聲幽
溪窮窅非人間世矣又小北轉遙見雲中峩表從者
指爲石湖心竊疑之其石鋪地面一弓如掌色如古
鐵形狀巧妙大似蓮盤小如蟠寶奇形異態行行不
見其蹤小轉入石門仄徑逶迤始知爲一石天成周
數十里四面皆高中凹一湖如焰天明鏡又若生盤
池中著玻璃盞耳不知誰爲鑿之也相傳此地昔爲
居人一日風雷大作龍從石出大水沸涌屋庑盡沒
爲湖天旱水涸石脊龍形骨大早現夢弓罷守曰吾

石湖龜也禱之當得雨太守建禱輒應建廟貌以祀之至今率爲常入石門百步渡小橋連一池池上古水如張幕下有古殿三楹棟梁皆石殿遂有池額曰玉龜泉池上有古廟三楹卽玉龜之神女像也左有龜泉自石罅中出噴薄如珠大如車軸注亏方池池上肴亭址池下肴長灣皆肴故吏今亡矣池東隔小石嶺嶺下有溪曰篁溪溪下望之嵯岈歔吟石空洞中如盤池者多奇絕林樾翳蔽不能入而水滙爲流曲折隱伏會歸一窠且曰出莠邨之石橋從之環繞萬山腳穿田過峽從石捨山外過毬門入南渡響水

橋則直東而會大河傾瀉入澥矣余與叅軍湯黃二生濯足清流梳髮披襟盤礴池上清風四至毛骨清涼如坐廣寒對冰壺而臨玉鑑殊不知爲炎蒸瘴解也日莫返策因循水道望之則自原頭出谷曲折由鹵掠南直東入河似與毬城無繫屬焉窮日而歸臥高閣而恍夢遊覺而紀之因論之曰瓊自中原來脈從南岳轉鹵粵抽枝下桂林左右兩江夾送而南至蒼梧賈水過峽蜿蜒出靈欽入澥爲蓬壺轉珠崖突狀涌出五指叅天北向中原爲南甸鎖鑰環三千里真天壤一大奇觀也 聖祖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

甸數千里豈非天眼哉嘗歷覽方輿南衡而下脊分五嶺山水背中國而南奔入潞故按環潞大形左朝鮮而右安南若兩翼狀日本呂宋暹羅諸島列亏外瓊甸適當百粵之捍屏實潞外一大都會也五指同拱特起中天爲瓊之祖龜山北向而水北流腰結定安水左旋右折循龜而趨橫跨羆東而直入潞山則右奔遵鹵潞而北結石山舉首開口中吐真脈盤而東倒回顧若遊龜領下之明珠結爲羆城石山爲脊左張臂入潞爲遂託小水隨之右拖長嶺方數十里中爲石湖委蛇而南橫嶺爲郡案嶺遂爲白水緊纏

幹龜由石塢繞城鹵南隅過門而左抵瀆爲南湖而石湖水外流包內案度響水橋古從馬坡迤東北迴繞春牛館聚東湖之迴鹵北轉自新橋會白水抱城東而旋今則返跳直入河如弓以背向羆城而不顧如形家所謂氣樞矣許公建明昌塢亏艮方呂塞水口議將引石湖之水繞城南抱東郭會白龜金粟過明昌而始入河以完生氣居狀一天造也竟不遂豈楹亏人哉余坐閣上每夜登塢望山川之氣柰狀指謂從遊諸子曰瓊必胥災以山川宋寥而城若空無人者是無氣也時以爲妄余孟夏旣望乃渡潞北歸

夢遊卷十二
未幾月而地大震東門地墻城陷屋宇盡塌官民露處而墮亦側其半余居之閣亦傾搖颺不安者半季至今記余言者以爲徵因併記之

瓊州金粟泉記

并銘

瓊隄距解可十里城東北隅岡足水跌宕泉涌粟粒粒燦狀如珠汎解眼人取而試之太穀出精宛如北方之布穀至冬日氣歛泉溫其粟出芽如秧鍼刺水是則實非幻出也時人怪而昇之不知所從來慨呼爲粟泉萬曆乙巳春三月予自雷陽渡解訪大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且探瓊解之奇陳生亏宸博雅士也

謁余亏明昌塢院邀宗伯公同過天寧方丈茶話及此因杖策而觀之令僕採取沙泥中果得粟數粒欸皮出米如新穫者余甚奇之因命名金粟泉意取維摩金粟如來李白自稱爲逡身今亏宗伯學士若胥當也汲水烹茶味甚冽啜之毛骨清涼如狂毘耶方丈吃齋積飯也陳生畜疑避席而問曰粟產亏北土泉涌亏南天相懸萬里且隔解津胡爲乎來哉此智者所必疑常情所未測也敢問其故余曰噫嘻此益難與俗言也請試論之大地浮水上如一葉耳水之潛流四天下地如人血脈之注周身由生亏心而養

五臟外達四肢徹亏皮膚下至涌泉上極泥洹髮毛
叉齒靡不充足不充則不仁矣由是觀之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體也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風雲呼吸潮汐
吞吐乾坤闔闔晝夜往来無一息之停機如人日用
貪息起居耳復何怪哉管仲神僧從鹵域來飲曹溪
水香美而甘驚曰此吾鹵天審林水也中山大悲閣
閣高百尺像高八丈有唐异僧徧化金錢銅木在在
納亏井中及歸而取之盡從井出以足其用至今尚
存一木存焉由此觀之大地之水未嘗不通物未嘗
不達斯實更也管蘇長公居儋耳嘗品三山泉謂與

惠山相通因名惠通泉是則太虛寥廓萬象融通人
特有心限礙耳竊觀瓊海地發亏鹵北氣結亏東南
如人一指之甲耳甲乃筋之餘也血以養筋筋固則
甲厚凡人甲厚者必多壽故地土厚者必多材說者
咸謂中原土厚故將相多出亏其間余則謂不狀瓊
居南離離乾體也以吸一舍外剛而內柔虛而麗焰
文明之象也地浮澣中火金生水故晝炎而夜寒以
乾坤之真氣極亏斯而鍾亏斯故山川之金銀明珠
文禽名香珍奇異獸審藏興焉百物備焉人則仙靈
文名忠臣義士迭迭出焉此天地之一隅如太虛之

夢遊集十一
一塵造化密遙昧者不覺聊通一粟以示之如從一
葉以辨春秋耳復何怪哉宗伯舛說躍狀歡喜再歎
曰奇哉時在座舛沈生成惠等相率再拜稽首請銘
之呂曉未舛乃爲之銘曰

大地一塵滄海一粟充徧十方何所不足似毛在體
如血周身觸處卽見亏何不真坎離水火乾坤在我
交妬發生舛何不可地氣自北而鍾亏南物亦隨之
涌現其間人疑此粟不知所從來處不知何呂明宗
造化密遙不屬舛見聯俗一粒以觀其變苟知一粒
芥子含空水火週徧何不相容血脉周身自頂至趾

上下周流終而復始大道循環無迭不復道脈潛通
若此一粟困泉混混而時出之道脈南來可卜亏斯
遊景泰寺記

粵之山川發亏衡岳折庾嶺而下腰結曹溪逶迤而
南直抵五羊五羊之主山曰粵秀粵秀之祖竈曰白
雲白雲固多奇勝而景泰爲最呂踞白雲之腹而撫
仙竈之城兩翼合抱如老蚌含珠孤峰絕磴深林蒼
鬱奇葩異卉燼雲出沒菖蒲生亏石隙椶髮披亏林
表大澗如鏡壁立亏睂間明月如珠光流亏脣吻信
天壤之奇觀南澗之鉅麗也初寺以山名我明景泰

間 奏請賜額如故制府馬公昂率諸屬巨新之余
居五羊三季戊戌攜禪侶遊觀極爲佳勝丁未春仲
奉詔還山寺僧正裔特此圖以請聊爲記之

端州審月臺記

按志毘北百五十步爲審月臺焉地突起高二丈周
一里許望之如臺是則天成非人爲也不知命名之
始高岍溪谷遷變不常今爲芎湖陂也殆爲胥力者
負之而趨山川故吾無復真宰矣萬曆甲辰嶺南憲
副陳公治毘政暇歷覽形勝登高望遠慨狀而嘆曰
吾今乃知審月之臺當芎湖之心也本之形家居必

憑倚星巖固爲毘之屏障已奔逼而遂脫天造斯土
爲嶺表喉舌百粵要衝揆之風氣豈若是之疎且漏
耶故知斯臺之亏毘城爲形家之鬼託無疑矣是可
已終亡乎遂建議議亏湖心培隄築臺以實之鳩工集
吏不日而成粵亭馮公元成已浙憲長量遙茲土登
臺周覽曰美則美矣猶未盡也且已隄爲臺名實未
副月圓矩方形似失真則是則人未合天也且山有仙
則名水胥龍則靈言得其主也故凡建久遠不拔之
功者必人爲而神守恃胥常主不失其祀故能與天
地相爲悠久也公乃捐俸就臺殿之中楹造白衣大

夢遊卷十二
士像披珠纓而臨空水坐火宅而灑清涼端狀如淨
琉璃含審月也予辱公見招因與公議將補葺之缺
略遂建閣五楹葺列鐘鼓二樓益取形圓象月勢高
若臺藉大士之靈曰主之始謂天人合惠曰還造化
之全功也公慨朕捐俸庀工督吏始予萬曆丁未冬
十月落成亏戊申秋七月規模壯麗宏敞高出中天
畫棟連雲丹楹映日余時登覽撫景四顧超狀遐想
曰美哉山河之固异哉天造之奇也因恩臺始命名
必形家之具法眼者間嘗閱覽東粵來邇遠宗衡岳
抽幹而下越懷四注鼎湖爲端魁之祖邇挺挺雲霄

蜿蜒鹵走列障橫開明坐廣衍垣應紫微融結七星
奇峰洞序千態萬狀文燦錦石雲蒸霞燦拳砭片石
足爲世珍此造化之精英山川之蘊奧也星巘羅列
蛛絲遊蟻點綴弓川東折羚羊峽爲端捍門左逆水
上遊由黃岡而鹵結爲龍城按形察理則回龍顧祖
轉望七星志稱斯臺弓陽突起非若驪龍領下之珠
弓意取明月之珠爲世至審故名審月奇旨哉且夫
天狀之巧能取而象之固已奇矣神珠旣失罔象奈
之得弓重困弓還化工又一奇也缺而補之引而伸
之神曰明之弓爲常守惟斯舉也諸子大夫萃美一

夢遊錄卷十二
時顧盼之間美流萬世所謂待人而與仁智之實也
豈偶狀哉水肴龍珠曰神若騎龍犄角搯
額批鱗而奪之者則其人也故茲土之爲靈也久矣
臺翼二刹左慧日而右靜明若日夜相代焰迷方曰
破重昏鐘鼓交奏潮音迭奏上祝 聖壽下福斯民
忠孝節義乘時而興起者實馮大士之靈也若夫莫
斯土曰鎮粵夷希慈風曰翊 皇度誠萬世無窮之
利矣值遊觀之美而已哉是爲記

夢遊端溪記

萬曆己酉仲夏五月十有二日余曰重修霽林構材

弓端州達來期奉事竣還山時當溽暑霖雨大作江
水泛漲兩涘渚涯不辨牛馬弓是乘流放舟下羚羊
之峽過端溪之口倏忽四山雲合風雨颯來波濤洶
涌舟不能進乃維弓避之神搖目眩隱几假寐而夢
遊焉弓是弓仰望峰巒奇秀上千重霄怪石嶮呀下
臨無地遠聽溪流澎湃激隙衝巖如考洪鐘而擊鼉
鼓其聲自天隱隱隆隆不知所從將謂蛟鼉之掘宅
神人之洞府空谷之足音也余寔狀而喜乃呼漁父
刺船入溪曰遊目焉少焉風雨斲止霏歛山霽余乃
樞衣跣足拽杖穿雲緣溪小轉百餘步歷山之麓肴

夢遊集卷十二
神壇焉謁蓂莢中少憩石上數十步近聳異響若空中發延佇良久四顧茫狀窺縣巖幽壑始究聲之所從出漁父曰此端溪小巖也卽名研之所產者巖穴水盈一竅如口乍聳其聲若獅子咥衆音雜沓若號群走巨者細者如雷如霆如崩如犇如篁如笙金石鏗鏗若和鑾之疲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聲也余踵足而立傾耳而聽掀髯而喜曰噫斯莊生所謂地籟者乎何其殊音妙響若是之奇也徘徊久之左陟層巔望山腰如雉堞者採石之署基也東過小嶺數百武一澗相纏雙嶺若翼礪之兩垂碎石疊疊如群

星錯落裂錦紛披者鑿石之場也其脊小者大者如掌如指如耳如齒如蠶如蜨如翅如尾而不知其幾千萬落諦視其狀若切烏玉以截瓊枝崩雲霞而檄綺縠者丈石之棄涕成才之土直也可翫而不可把可愛而不可拾目擊心怡足躡神曠攀援而東披荆棘履巉岈下嶺入溪清流如鏡毛髮可數一碧涵虛群峰倒影捫蘿俯視峭壁臨流困淩靜默若神龜蟠屈亏其下者漁父指顧謂余曰此端溪大巖也但見蒼藤翠篠蔭蔽其上幽潛杳眇莫辨其戶漁父曰門居水底亂石封固卽官家採取亦待三冬水涸而啓

夢遊集卷十二
之其中深不可測鑿空虛實積水成潭濶數十丈杳
不可渡上通衆竅下接尾閭潮汐盈虛與時消息雖
萬夫之力不易竭也卽杳事于此引車出水子夜施
工以及亭午略見崖際石工編篋而取之不易得也
由是而知端硯注水而不飲者生亏水也巖岬而上
兩山合抱中若掌心望之若古墓焉高不能上乃命
童子迭視肴碣苔封不辨歲月但識陳孟輔之墓傳
說先朝採使卒亏役遂賜葬于此若使其神守焉者
余慨狀曰山川如故人壽幾何此其驗也呼漁舟渡
清溪探巖下亂石壘壘亏水底者洞門也波光蕩漾

若流霞散綠亏水面可觀而不可挹者石之餘烈還
輝也余解衣盤礴披襟散髮濯足清流刺船少進則
頽波激湍觸石噴珠濺面溼髮毛悚肌粟水淺舟大
膠不可上遂捨舟入溪援揭潺湲數群石而嬉遊焉
亂石如蟻嶙嶙齒齒巨者細者如羊如牛如豚如狗
如箕如斗如拳如手狀其大者肉銷骨露天狀渾圓
小者錐鑿之餘盪磨允瑩而與頑石同波者難以名
言咸撫摩玩弄而洗濯之拔髮刮垢凝脂臙媚燦狀
可觀余撫狀歎曰信乎美器造物憐之是知山川之
精文物之英上天所禁恆民不可得而襲取也漁者

夢遊卷十二
綱罟機者斧斤時過情狀而不顧者曰其無所可用也其有墨卿翰史求之而不得慕之而難見者曰託身邈遠不易見知亏世也亦有得其形似用不稱職名不及實而遂詆之者紫奪朱也余亏是乎力命童子批沙掘泥擇而簡之大者堅不能舉小者盈把可十數片懷而歸之若採紫芝而拾雲英信可臬也狀皆剝啄倚斜之餘不堪雕琢知其無用而審之者曰其惠合君子具體而敎聊足曰寄心且闢化工之一班也頃忽風雨颺至雷驅電捲余知山靈之不我與也遂沿流出溪而歸舟焉忽疾雷破山遽狀驚覺頓

失向來之所存推蓬太息四顧萬山煙籠雲幕群峰插天森然若戟彷彿躡躡魚蹤鳥迹恐尚奇者欲譚詞卷不可得而憶焉遂託之亏筆

廣州光孝寺重修六祖殿記

晉佛未出世時舍衛國王祇陀太子有園林豐美足備遊觀及佛出世卜墜開講坐遂選爲精舍至今稱爲祇樹園益人曰勝地名也趙佗爲南越尉選訶林曰爲園及東晉隆安中蜀寶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從南越來愛其地勝遂乞曰建梵剎名王園寺至晉永和初求那跋陀三藏持楞伽經自南國來就其寺

夢遊卷十二
建戒壇曰待聖人梁天監初鹵天智藥三藏持菩提樹一枝植于壇側且誌之曰百六十季遂有肉身菩薩于此開法度人無量有唐貞觀中改王園爲法性寺高宗龍朔初我六祖大師得黃梅衣盃憲約十有五季至儀鳳初因風旛之辯脫穎而出果披剃于樹下登壇受戒推爲人天師曰符玄識自爾法幢豎于曹溪道化被于寰宇至今稱此爲根本地狀佛祖之道元不二則祇樹王園亦一也豈非人曰道勝地曰人勝耶嘗閱玄奘鹵域記云祇園精舍今爲荊棘之場今見訶林覺樹猶聳鐘梵之響豈南粵靈異于鹵

天祖道有逾于佛法耶聖人相傳應運出世授受之際間不容髮第願力有淺深故化緣有延促譬若四時成功者退是則化聲相待待而有待待而又有待也無待則應緣之迹斯亦絕矣惟今公我六祖大師千季傳燈所載千七百人其化法之場隨時隆替在在淪沒者多粵之梵序百不存一獨曹溪流而不涸覺樹榮而不凋詎非斯道有所託而狀耶此又地曰道存人依法住也余少更枯禪因法獲譴丙申春初謁六祖大師于曹溪瞻覺樹于先季訪其遺更其迹邈然而人不知僧期季而乞食行三季而齋

戒修放生舉五季而曹溪新戒壇復十季而教法廣
信道衆益大運狀也管人曰菩提樹下爲大師薙髮
之所因建殿曰奉泐更其來遠矣風雨薄蝕亦因時
興廢今僧通維率弟子行佩輩募衆而重新之余爲
清其肩序擴其門廡使道容闡狀而復章慧燈朗狀
而不昧此又更賴人爲人因更重也狀佛曰六度攝
胥情而檀波羅蜜爲第一且卽非莊嚴是名莊嚴苟
更相與泐性融通則世諦與真如交徹斯則燒香檝
等皆爲妙行矣若通維者刻楠雕懷豈非淨土之歎
乎管立壇植樹旣胥待亏六祖今迹存而更修人亾

而道在豈無待亏遂人耶且王園之勝較之祇園彼
逌而此來又胥間矣是爲記

衡州府開福寺因緣記

開福寺居府城湘江之南岸里許唐大曆間無著禪
師開山于此禪師泐系載傳燈錄初與泐焰禪師結
念佛社亏湖東遂皆遊五臺親見文殊更具清涼傳
師與其弟無絕同建道場師初開福絕亏鹵鄉金蘭
里興大悲寺實一時也開福始制規模弘敞宋淳熙
間丞相趙忠定公汝愚謫永州道經衡病作爲守臣
錢鏐所窘暴卒殯亏此因立祠歲時祀之遂罷守向

子恣公胥惠政歲莖全活數萬人百姓感之亦立祠
于此歷久寺廢胡元元季胥福解禪師重興并新大
悲寺我明宣惠間寺又廢士民建小菴亏莖址地僅
一區殘僧數輩守至今卒不沒亏民間也隆慶壬申
髡善士綦遐等重緝其菴呂僧如祿守之萬曆庚戌
季廉杜君爰桂居與寺比隣一夕夢老人擁上馬曰
予開福土地神也是季杜君舉鄉進士乃呂夢語其
親曾儀部金簡公公曰考郡寮開福乃福解禪師重
建君今號馥解豈肯遂身耶君室新此呂志不昧本
因也杜君欣狀約鄉善士劉子濂綦遐文學劉鳴鸞

等併力鼎新髡司馬尹公雅重三審力爲之主呂其
地久廢多沒亏民間基址迫脇二祠亦湮沒無能恢
復其舊經營五六季間始建佛殿三楹湖東開福相
望咫尺曾公重建湖東迎予主之癸丑冬予自粵中
至其營開福諸善士來請予述視之愍其心而嘉其
志乃爲之記曰自古佛祖說法地所建道場爲結金
剛界皆胥龍神護法呂守之雖窮劬不泯也咎世尊
與帝釋行次指其地曰此過忤七佛說法處宜建梵
刹時賢亏長者卽插一莖亏地曰建梵刹竟此其證
也震旦自胥佛法呂來天下叢林在琳宮如星羅

棋希雖墮蓀菜其名不朽卽肴興之者發其幽隱如
觀故物益狂因果不可泯如許詢建浮屠未終而逝
遂裴度爲相謁其寺主者一見而言曰許玄度來何
莫咎曰浮屠今如故度聳語遂修之塼內石刻果肴
緋衣宰相之識由是觀之開福蕪廢千肴餘季而尹
公與曾杜二公唱導興復皆亏佛地肴大因緣非偶
狀者肴者無著泐焰發迹湖東皆遊五臺竝得親見
文殊予今發迹五臺授老湖東適遇開福重興之日
是諸人者迭迭來來彈指出沒曾不離文殊尸利竹
林寺金剛堀中苒三三遂三三因緣會合豈可思議

哉諸善男子其尸祝尹公亏其寺又將爲遂之玄度
徵杜君馥澥之兆桑中之環益較朕不爽矣予故概
記其始末曰告來者諺云千季田地八百主人今之
讚歎隨喜者豈非遂之護泐福田功惠固肴不亾者
存可不信哉

遊芝山記

余隱衡之靈湖肴談永州芝山之奇勝予心慕焉乙
卯秋九月叅知馮公從武陵遂鎮湖南駐節永州招
予爲九疑之遊曰是月晦至則見永耜山水清勝若
仙都洞府未可曰塵寰概視也寓瀟江之鹵澣石上

小樓坐覽江山之勝如枉几席冬十月九日奉廉唐
還和文學呂旭谷邀潭州周伯孔四明張漢樞嶺南
弟子釋超逸同遊芝山寒雨連朝時則小霽乃拽杖
從鹵江之畔沿緣里許就山麓逶迤而上又里許登
小嶺望群峰峯律不可攀援乃下嶺入谷二百武小
轉而鹵則奇峰獨聳縣巘秀削梵庠飛薨依巘嵌石
曰芝山寺乃萬曆乙巳比正明爵開山勅建寺背无
餘地爲龍管遮障不可縱觀又轉而鹵爲觀音閣倚
高巘之下則開敞昭曠衆山羅列如枉肩睫下則弓
疇沃壤溪流曲屈羊腸九折如天衣飛帶飄颻到懷

由山足入江又鹵轉數武爲殿一楹舊縣塑三大士
爲闡提所毀其地最爲幽勝遂肴洞序可坐數人又
鹵轉穿石磴研從隙中登陟而上紆盤數十級爲山
腰穹地數丈背太守王公建一虛亭遊者至此可坐
而暴焉奇峰怪石森列左右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如
纍纍太湖堆積疊瓊粵玉蕊密葉敷榮亭左緣巘
而上洞心駭目若披青蓮而挹蕊珠不能細數又上
肴兩石如手名合掌巘下肴洞門天狀透漏度門而
上則爲玉皇殿至此一覽則四面山川盡在眼底城
郭鋪舒宛若圖画永之全勝畢見無遺矣竊謂榜司

馬居永十餘季无幽不討而足不及此何蔑如也或
指此爲鹵山桺文胥記從染溪而鹵又曰特出似今
目爲真珠嶺也又或指爲群玉山志云宅仙洞下此
山無仙洞是二皆非予謂茲山不遇桺不卒也桺不
至茲山未盡窮也或造物祕護而胥待亏今日乎予
與諸子相和而歎曰山川畱勝蹟我輩復登臨徜徉
徐行尋桺巘而歸

宐章高雲山藏經閣記

陝內名山英靈奇秀鍾天地之精者五岳居尊支分
四出而曹溪原根亏南岳南岳曹溪相望千餘里諸

峰綿互羅列星斗自六祖開化讓師分流道脈寰中
而韶陽上下肉身大士以十數迨今如生者詎非山
川之蘊奧故道脈特胥託焉宐章介曹衡之中治鹵
三十里胥山名高雲祝融之孫也爲靈久矣嘉靖甲
戌居人歐陽氏荆蘭若迎沙金濟公居之擴建梵宇
巨安廣衆通邑歸依爲福田歆置香燈糧八斗未幾
尼亏回祿解公太憲亏閩之支提山弟子悟丹輩一
力重修壬午歲工落成建塢亏迨晉迎解公霽骨歸
藏是爲開山祖弟子日益進十方迭來於曹衡者莫
不過而止焉邑人袁氏文憲施田三十畝供雲水齋

粥需由是諸方咸偁之僧旣集溪山窮谷之氓皆知
胥佛若僧矣第僧尚未聿沓沓也沓沓孫性成者志
求大藏經亏金陵苦心一十二季顙始就萬曆己酉
夏六月廼迎大藏歸四衆歡睹若白馬自鹵來也莽
居山頂林木蓊鬱雲霧蒸溼慮經藏之難久沓孫眞
桂等議擬建閣亏山之麓曰南莊時大尹鄭公守戎
童公爲檀越倡導之出信疏曰告四方聿者歡悅來
歸者如市工始亏某季月落成亏某季月將啓沓會
供水陸儀呂宣利滲居狀一大道場也夏克成公弟
子悟紹從余曹溪乃乞余言已記之曰古惠云盡十

方是常宗光土徹大地是普眼眞經斯則佛土不修
而自淨經卷不屢而自明雖狀良由心淨而土現眼
明而沓彰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高雲之道
場東來之大藏非澥公之成始諸孫之鹽業檀越之
成終又何能使披荆棘而爲密樹變沙礫而成梵宮
哉沓幢旣豎道運弘開則青山白雲沓身常住猿吟
鳥噪妙偈恆宣而水流風動居狀出廣長舌與此境
中人疇唱無盡凡在見聿隨喜者如善財之入彌勒
莊嚴樓閣也惟此功惠又奚可以一毫端頭而能具
其涯量耶是爲記

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予將逸老南岳適隱衡之霧湖馮元成先生量遠守湖南過訪永州談及往遊滇南諸勝事出武陵稿予讀六公傳乃知金馬碧雞之鹵胥异人木六公焉公守麗江奄胥疆土六傳而至公偁六公云其先在國初呂忠順發家武功最著至雪山公遂呂文名雅歌聲詩翩翩胥凌雲氣楊用修太史大爲偁賞相傳至玉龍松鶴辭翰逸格而蓮菴清修發朝覺路至六公則迴超崙哲特出風塵之表矣公天性澹薄丐世味一無所嗜好忠孝慈愛唯以漁人利物爲懷歸心

三審刻意禪那愛接方外汰侶相與禮誦精修頽狀如糞埽頭陀尤廣檀度是皆富饒之所難能而公特爲家常行履豈非多生久植善根棄悲顙力而影響攝化應現者乎予初入空門不知佛法之廣大將謂單棲弔影亏窮山絕壑艸衣木食守枯禪而爲上蔡及親大致日深讀雜等觀普賢妙行無一類而不現身無一事而非佛更已不捨一衆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由是凡對宰官相與語者不更窮玄體妙唯已了悟自心廣行萬行卽世諦語言歆生業等皆順正汰所謂實際理地不

夢遊卷十二
受一塵今更門頭不捨一沘若夫浮慕虛尚高談脫
屣而膠固貪癡綢繆世態者與夫身居世網志出塵
埃冥心絕域若蓮出淤泥嚼狀而不滓者安可同條
而共蒂耶是知佛性雖一而習染厚薄昏迷悟之不
同故論種子從貪瞋而發者歟貪瞋從般若而發者
歟般若般若深則貪瞋薄般若現則貪瞋消如神奇
化臭腐臭腐化神奇體一而用异聖凡由是而分焉
了心廣大則形骸不能拘觀法界空則萬有不能礙
所引達人無累亏情者以其智勝而習薄也故古之
悟心之士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有他術

哉唯得自心之妙滿法界之量心外無法故也公刻
筆嚴大疏於雞足其有得于此惟是道路間關無大
手宗匠開公頂門眼故公志慕方外欲更遠遊叅訪
知識以世法纏牽而不可得愚意則不狀即公能靜
坐觀心六根消復則虛空殞亡洞觀法界則山河不
隔將視聾藏亏毫端攝淨土亏塵芥不動步而遊履
十方不起坐而承事諸佛此自性天狀本元具足曾
不假於外也且公胥土者也呂山川之廣人民之衆
即推其佛心而教化之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公呂
精誠格物以佛更化民使家喻而戶曉人各知有佛

心各知昏憒不令而民從不威而民服熙熙皞皞含
哺鼓腹窮蒸邊徼洋洋佛國之風公如坐蓮萼而端
居極樂卽太古之治在掌股間又何勞跋涉山川視
浮光泡影而爲究竟佛夷者乎予因先生而知公居
遐陬八難之地定爲悲願之應身第恨老矣不能持
一盃以南詢望毘耶之室如睂睫間願與公結并世
緣當飽粍三會中予定知公爲釋迦末法中之宰官
佛子也公其无意乎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二 終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三

侍者福善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記

法相寺長耳定光佛緣起記

杭之山水甲天下古聖示迹剎竿相望者如林亦陔
內無兩法相寺居南高峰下幽邃窅林木蒼鬱泉
石清奇益簪人迹罕至五代旡異僧棲遁於此遂遂
爲道場師名性真閩泉州陳氏子母夢吞日而孕師
生昇狀兩耳垂肩下可結頤人皆怪之七歲不語或
指曰此兒啞耶師卽開口曰不遇作家徒撞破額顱

耳長出家叅雪峰存禪師發悟遂行脚至四明隱于山中爲鬼神說法諸天椒擲猿鳥獻果旣而出山至錢塘隱于南高峰穎秀塲初無水師至卓錫香泉迸流時乞食於市人皆异之小兒鼓逐見師耳長左右扯之師隨轉但頽然嘻笑而已人問作何吏爲好師曰作福可遮百醜乾祐三季吳越忠懿王誕日飯僧永明寺時智覺壽禪師正開大說法師赴會偏身疥癩徑坐上座衆皆惡之王見之大不敬遣之卽歸山中晏坐一室齋罷王問壽曰今日齋僧有聖僧降否壽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應身也王悔趨駕迓禮曰

弟子肉眼凡夫不識古佛願求懺悔師曰彌陀饒舌言訖坐逝王回禮壽遂化王因是建寺畱師肉身至今存焉王有感召二師吏併奏登請謚賜永明宗焰大師師曰宗慧大師嗚呼佛說法時迺迺以遂五百季像法已壯衆生濁惡最難教化且曰我遣變化人處處爲諸衆生開演說此法而度脫之是知逆行順行皆大權示現方便利物或語或默無非演說最上之說法二師同時出現盍可知已永明悲末法性相難明故設宗鏡揭一心之旨使見聾者靡不躍狀而入其長耳者以异狀利生始終無法可說唯以

慈心三昧攝化衆生。凡衆生生死愛爲根本。而凡男女爲愛根。欲以愛治愛。故令無子。衆生求者必應。至今世之乏嗣者。無不求之。求而必應。捷如影響。此不說之說。其說熾然。而道場晏然。香火緜遠。則窮衆生界愛根未盡。而法音常然。豈不信哉。是爲記。

嘉禾金明寺大定坐記

金明爲嘉禾名刹。其後爲范蠡湖。今爲縣城。滄海桑田也。寺始于宋乾道間。靜慧禪師開山興廢不一。而伽藍之地。鬼神護之。狀竟未爲艸薶也。向殿序雖傾。而僧不乏祀。頃于庚子歲秋。潭舫公始重新佛閣。朱

就而化禪人。道顯以受業願。隨其功閣。竟成而佛殿觀音大士閣及天王殿併一新。請耶溪汾師講楞嚴經。遂成叢林。其寺右各地十畝許。舊爲禪坐址。向爲各力者所據。居士包心弦沈汝納王季常沈爾侯仲貞諸君捐貲贖之。嗣請玄津汾師講法華圓覺金剛諸經。皈信者益衆。復構禪坐齋寮廚庫。先所闕略者一時完足。爲道場之偉觀。予來雙徑雲棲。弔二大老先過吳門。會耶溪汾師。見其道貌蒼然。喜法門東南各師表焉。予述居南岳著楞嚴通議成刻之姑蘇。汾師適應講期。見而歎曰。此揭義學之重雲也。願請率

業以廣法施罷講歸過金明縣公向依法席執弟子役法師遂顯於此弘演之及還山旬日遂物化嗚呼人夢幻豈必亏人乎觀齋忠而達則吾不達者存焉玄津法師耶公之適嗣實隱忠而述吏者予寓淨慈玄爲旦過主及予還匡山玄送至金明予見其寺感其吏遂命繇請玄曰滿菴忠子因顯其生曰大定盜晉楞嚴大定之名也此云堅固不羝然佛始生菩提場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故名阿練若正修行處曰此地經五百季成住羝空已經劫矣而畢竟爲道場至其興也曰楞嚴爲始今已成曰楞嚴爲終狀楞嚴

修證曰金剛心地爲本始至其所證者證此而已曰此觀之若心若境等爲金剛常住不羝故予名其堂曰大定信矣其居是坐者曰此心而住其說法者以此心而說其聽法者曰此心而聽卽鐘鼓交叅梵唄相和曰及市井群聲男女戲笑皆入大定之門又豈吾靜亂之分山林城市之別乎諸子相送至麟溪赴沈爾侯居士齋益亦成始成終之緣會也故爲之記如此

廬山五乳峰法雲寺記

廬山自南岳發脈逆轉湘山界鹵粵北轉星子臨武

界東粵至桂陽界吳楚庾嶺分派抽幹東走經武功
一帶縣互二千餘里直抵潯陽奔彭蠡而遂九江盤
踞二百餘里如出水青蓮高插雲漢南臨吳越北眺
中原直與五岳爭雄誠寰中一鉅麗也其來脈至圓
通過峽突聳馬耳諸峰蜿蜒東走二十餘里特起一
峰曰桃峯上倚重霄爲茲山主中主由是中分兩大
幹其一東行列九奇如障至含鄱口北轉起乾剛嶺
賓中主其勢盡東北江湖合抱迴旋盤紆其嶺皆抽
東南一大幹爲五老峰回望彭湖爲鹵江捍門盡三
疊泉最奇絕處也峰下諸蘭若中淨妙菴五里曰白

鹿洞爲晦菴書院傳胥李青蓮書坐不可攷五老皆
拖岡嶺隨含鄱分水遶鹵而南下至星渚爲南康羈
城此五老之南面也其乾嶺北行至松光嶺分二派
東北一幹爲蓮萼峰下走爲吳障山直抵湖口內各
慧曰諸蘭若外衍兮岡十餘里爲周濂溪墓南面蓮
萼峰又二十餘里爲九江郡城其嶺北幹鹵折爲烏
鵲潭下抽一枝十餘里入平原爲太平宮委蛇左轉
十餘里爲東林遠公蓮社處回望香爐峰白香山艸
坐枉焉基尚存其烏鵲鹵行經獅石大林水口御碑
亭竹林佛手巖講經臺香爐諸勝結天池回顧桃萼

夢遊卷十三
五
故爲山之主剎巖下爲石門卽一山之水口其山之中曰黃龍潭如峯心一蕊諸剎蘭若列布如蕊香幢此盡東幹之形勢也其桃峯南發大幹逆背來龍齒走中夾一谷最高者曰大漢陽峯爲南面之主山雄峙中天而吞兩湖遠挹江南一帶諸峰羅列天際如星拱北一目千里直抵湖口回抱五老此實東南一大觀也漢陽之齒盡處爲谷簾泉并下兮原爲柴桑淵明故里從半中而南下南抽一枝腰聳一峰孤立高數百尺如空中浮屠曰金輪晉梵師耶闍尊者負鐵建塼藏佛舍利兮峯頂下二里許爲董奉杏林至今

偶之峰下兮原爲歸宗寺乃王右軍守江州時建宅于此遂遇梵師跋陀多羅遂捨宅爲寺今香墨池鵝池故寺與東林角勝自唐赤眼禪師說汾兮此相巖三十餘人在谷齒江汾道獨盛故爲茲山首剎此匡南之大勢也其五乳則自大漢陽峯南面正中特抽一乳起伏數節卽大開一障左背桃峯曰石人諸峰東走而下外結爲棲賢對五老由含鄱分水而下繞棲賢曰玉困潭水匯爲河入星渚左障內抱如倒捲遵尋中谷石佛擊竹窰慶三蘭若而寶慶爲谷大慧杲英邵武月公晦寶峯悅元首座諸大老隱居處久

廢今重修又鹵爲臥菴岡岡下一谷谷中脊菴朱晦翁守南康時送來其中刻出師表石菴廢石刻尚存此漢陽菴左障也其右障列果子寨諸峰至黃巖瀑希從空而下注爲潭潭上大石多古名人刻菴爲開先寺乃李中主買建伽藍爲諸祖說泐處山谷書七佛偈於崖石王陽明破宸濠脊顯寺左轉過一岡爲萬杉寺此漢陽菴之右障也其障正中獨抽一枝如馬鬣下垂峰腹特起一峰如鱗角曰胡鼻左曳如屏七峰并峙上插重霄曰七賢晉唐高士劉軻讀書亏峰下遂晦庵攜其子與門人陳正恩陳彥忠俞季

清甥魏愉時遊其中故呂爲名土人俗呼七尖譌也七賢之下脊五突如乳故名五乳上下相連東抵臥龍潭分水而下此五乳之左龍也由胡鼻拱揖一峰連起曰石鼓丹井而下蜿蜒若雲中遊龍曲折繚互數里單提環抱中開一掌爲古寺基倚七賢而面五老如戟枝蓮其寺深藏如蓮中之蕾爲山南半腰最幽處也其中衆水歸壑繞寺而下出石罅中約五里至山足曾玉淵河流內纏玉京山入湖山乃淵明舊居處詩云我簪家玉京是也五乳水口脊石峰高數丈上脊磐石方丈名劉軻讀書臺至今土人傳之誌載

軻胥書院遂改爲凌雲菴在七尖下古寺兵燬更迹
不可攷遺礎存焉遂見嵯刻至正壬申四月重修工
完其寺山場田地至嘉靖初始爲民業萬曆丙辰歲
予自南岳東遊避暑于金竹探幽及此愛其一正一
經意將息焉且卜居適黃梅孝廉邢懋學用值購之
爲予逸老地時黃梅大司馬汪公可受顙爲興建檀
越浮梁尚寶陳公大受約某某捐歛鳩材寺遂成金
沙于公玉立居士繆公希雍捐置香火田故得安居
工肇于丁巳落成于己未罷守袁公懋貞爲文以記
之由是四方衲子日益至遂成叢林居狀蓮萼一葉

中也寺左嶺舊胥望湖亭乃晦菴建基尚存其谷胥
蘭若一在石鼓峰下曰冲默參予胥銘最幽勝高敞
望湖外諸山一目千里羅列于菴如坐萼臺出廣長
舌十方雲來聽汰衆也一在七賢峰下曰芙蓉菴面
五老而踞臥龍群峰羅列如在几席由菴入數里大
谷中名香谷胥石屏菴一大石面如几石下一洞异
香從洞中出冉冉襲人不絕一在近寺龍水嵯曰木
石菴益見志也予亦胥銘是皆區內若萼心也其
寺左谷中胥觀音菴遺址誌云胥古井二口不知所
在今得之菴案中又左臂爲歸一菴卽接卧龍分水

會歸大河又一區也東坡云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以山似蓮萼居者如坐萼中故面目唯
在山南獨五老七賢爲最勝其寺居絳中倚漢陽諸
峰爲屏帳回觀七賢五老坐于雲中彭湖繞其外湖
外雲山千里內拱暗列于青儼一萼藏玄都也梵侶
日誦萼嚴經聲琅琅鐘鼓交參與松濤泉響共演潮
音又與茲山啓生色第未能効遠公刻蓮漏禮六時
耳

鹵湖淨慈寺宗鏡坐記

武林鹵湖胥山曰南屏胥寺居其上曰淨慈宋高宗

南渡崇五山十刹而首茲焉寺始于周繇惠吳越錢
忠懿王建初爲永明院迎智覺壽禪師爲開山第一
代住持改今額大師得法于天台韶國師爲法眼的
骨孫妙契單傳心印博通三藏達佛一大藏教特繇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佛滅後鹵域唱導諸師
曰唯心唯識立性相二宗冰炭相攻以至分河飲水
破社正法及大教東來不三百季而達磨鹵來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于是遂胥教外
別傳之道六傳至曹溪而南下岳青原次爲五宗由
唐至宋其道大盛于是禪教相非如性相相抵是皆

不達唯心唯識之旨而各立門戶自梁唐而宋四百
季來泐內學者嘒嘒競辯率不能起大覺呂折中之
亏是大師愍佛日之昏也乃集賢晉慈恩天台三宗
義學精亏泐義者百餘人館于兩閣博閱義泐更相
質難師則以心宗之衡準兮之又集大蔡經論六十
部鹵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爲書百卷
名曰宗鏡錄因呂顏坐意曰一心爲宗焰萬泐爲鏡
撤三宗之藩籬歸一心之奧義其猶縣義象于性天
攝殊流而歸泐泐不唯性相雙融卽九流百氏技藝
畝生無不引歸實際又何教禪之不一知見之不泐

哉畝以衆生之執迷久矣雖性相教禪皆歸一心之
妙但佛開遮心病末遂拈芻自語而自昇季無以一
之由是執筌之徒認指失月孰能正之世尊入滅二
千季矣自非大師蹶起而大通之竊恐終古嘒嘒究
竟了無歸寧之日也是知大師厥功大矣集吾泐之
大成使釋迦復起功亦無越亏此者豈非夫子賢亏
堯舜遠耶或曰從昔諸祖皆了悟自心者乃云向上
一著三世諸佛不許覩著又曰一大藏經是指瘡膿
故紙又見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卽要一棒打殺乃至
上堂示衆未嘗不痛斥文字不許親近教義大師今

呂和會性相強合一心豈非背違達磨由來之指耶
抑諸古惠背違一心之義耶曰此正呂由來大意不
明互起偏見故作今生之吏耳卽古惠機緣皆尋如
來之大機大用未嘗非佛之作略卽如文殊起佛見
法見貶向鐵圍山中又文殊亦曾持刀殺佛其諸弟
子入維摩丈室種種受呵是皆諸祖之機用但爲遮
遣調伏衆生之法藥耳非實法也但今初心淺智不
悟如來平等法界故不能達離相之旨惟如來說法
曰海印三昧印定諸法謂虛空爲帝青霽虛明如鏡
大地山林艸芥人畜森羅萬象靡不現景空鏡之

中而大滌波激虛明洞徹則空鏡之景現于滌中猶
如印文如來說法曰平等大慧圓照法界衆生心念
皆知頭數閻浮提雨皆知其滴如此是名海印三昧
由是觀之則無一物不是佛心無一法而非佛吏無
一行而非佛行一切諸法安有纖毫出亏唯心之外
者乎是知宗鏡之稱呂一心焰萬法泯萬法歸一心
則何法而非祖師心印又何性相教禪之別乎是則
毀相者不達法性斥教者不達佛心不知佛祖之妙
用而執爲實法所呂正法眼藏難明也可不痛哉今
也寺面鹵湖湖水如鏡四山羅列六橋等櫓樓船往

來人物妍媸歌管遠近鐘鼓相叅晝夜六時古今不斷於湖上而殿中如來安臥宗默如入海印三昧時未嘗纖毫出亏宗鏡卽今松風泉響蚓吹蛙聲猶是大師坐宗鏡坐揮塵會義說法時也又何庸夫筆舌哉是知茲山之地甲亏中州寺皆亏諸刹法超亏技禪心境最勝則宗鏡之坐當與湖山相爲終始矣大師入滅四百餘季骨塏沒亏蓀菜萬曆某季寺僧大經求而得之遂置亏坐遂斯實大師法身隱而復現當與茲坐常住不朽矣坐無記經乞子呂志之

徑山凌霄峰記

按志菴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顚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曰凌霄之閣是峰頂胥閣又記峰頂時見五色毫光因胥霽光殿侶閣苒苒殿今皆廢矣管圓炤禪師居峰頂十季胥坐斷凌霄已十季匡宗扶杖且隨緣之句旣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季由是觀之則先代住山靡不愛其孤絕但峰頂無水風高迴絕非藏修地也月庭法師亦曾於此爲衆說學嚴經曰此峰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菴亏頂居十三季矣向苦亏水公鑿石得泉可供百人大旱不竭手植引路松冀化菴也予亏丁巳新春登之四望

寥廓一目千里予因題其菴曰空中居志超世也時
有詩曰記之泉味甘冽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以
名泉

解虞尊勝菴記

解虞僻處東隅佛化固未易及也予頃過而觀焉則
彼從更三寶者獨盛亏他比閭相尚益鄉多薦紳先
生縈爲護法有曰觀感而興起者信乎佛性本有法
化普周艸芥微塵皆成佛種第在開導者何如耳今
尊勝菴乃月輝法師明公所創公爲邑之陳氏子幼
卽喃喃唱佛名及教習諸業皆不諳獨志出世季十

七禮玉峰菴一原和尚爲師禮雲棲大師授具戒復
詣南都親雪浪法師講肆習賢首教義苦志七年己
亥秋歸省母氏亏虞山陽露臺掩關二年參究兩來
祖意壬寅復往諸方所至見老病者叢林多不納無
所依歸因發願儻有把茅當與十方老病共之惜未
就因循十年壬子秋邑奉廉翁兆吉顯捨寺葺空地
約十畝建十方禪院及養老靜室公喜曰爲得地可
疇宿願邑乘載有尊勝菴久廢開基入地丈餘得古
井一口水甚甘冽疑卽舊址也滄海桑田豈劫運哉
啓工亏萬曆丁巳夏落成亏戊午秋以公生乎持尊

勝呪遂曰尊勝名禿書乞予以記之曰大地衆生無一人而無佛性十方世界無一塵而非道場第在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出現曰翁君之捨地何必祇園曰明公之建化何俟百丈即曰禪侶安居六時禮誦經聲佛號鐘鼓交叅使老者佚病者安愚者智惰者勤勞者息飢者食渴者飲何莫而非尊勝功惠即使雲棲之清規不墜霸山之汾道常存若天帝拈一莖艸爲梵剎殊未可曰恩議較計求之也且曰上祝堯季下與斯民共臨仁壽又爲大解潛流潤澤無窮予也不敏何得而名焉

錢吳越忠懿國王造銅阿育王舍利塿記

晉世尊入滅荼毘得舍利八斛四分作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建塿供養爾時阿育王親受一分散闍浮提震旦國得一十九座而明州阿育王塿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鹵鹹而舍利燦爛光明變現隨人各見不同亦胥不見者益因障胥厚薄耳二千季後五代時錢吳越忠懿國王承先業敬更三寶如式造小銅塿八萬四千座埋藏國內名山世未胥知者我明萬曆初常熟顧耿光造其父憲副塋地中掘出一小銅塿高五寸許如阿育王塿式內刻款云吳越國王

錢弘俶散造八萬四千寶增乙卯年記一十九字外
四面鑄釋迦因本行示相并則毘尸王割肉飼鷹
救鵠遂則慈力王割耳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崖飼
虎右則月旻王捐捨害晉四夷文理密緻滲呂金鈔
顧爲錢太史之母舅因公爲忠懿王遂遂呂增付之
公得此自號聚沙居士志因也乃送與福蘭若子東
遊訪太史過洞聳上座觀其增奇其夷因記之曰佛
呂汾界爲身卽艸葉縷結皆成佛真體況託象者乎
良呂衆生迷本汾身變爲三畫成八萬四千煩惱佛
以普光明智變三毒爲三惠祕藏故變煩惱爲八萬

四千功惠育王所造益表功惠之數量也吳越王倣
造銅增如其數盡埋地中意表功惠藏於衆生心地
冀啓一增則見一種功惠卽睹汾界之全身如從一
隙見無際空是可呂色相視之哉汾身堅固歷劫不
磨隨緣應現太史此增豈從因地示性空之一隙邪
萬曆四十五年佛生日記

讀異夢記

幻人東遊吳越鹵還佳廬舟過蕪關關尹玉受劉君
邀留信宿適吳門管茂才席之從別道來詰朝席之
先至舟訊幻人卽談玉受異夢夷幻人驚異之及叩

夢遊集卷十三
玉受出乾城遊艸讀記異夢甚悉初玉受奉黔中聘道中病臥下雋驛亭疲夢一偉丈夫長喙突入似胷所求而意氣尚陵厲不弓揖玉受與之坐問其族氏其人抗聲應曰余宋將軍曹翰也以江州之役多殺不辜自貽伊戚今復何言玉受夢中未悉江州本未但憶翰與曹彬同將乃曰公受曹樞密節制仁厚不殺安所貽戚其人曰余憤江州久抗王命先殺守將胡則尋屠其城取快一時何知歟受冥譴一時同吏諸人并落异道余獨爲豬益余生時性多怒罵舌鋒猛毒旣得豬報聲多嘍嘍或見擒捉呼號四徹冥中

譴罰尺寸不爽乞公拯之玉受聽之悚然因云余尚凡夫何自脫公其人云公性慈悲每見子輩雅相憐愍可憶迺季胥所見夢荷公再生者卽予也益玉受曾丐戊申春家奴呂其租負數胥豬償者疲夢一人乞命卽命奴畜之踰季自斃夢中明憶迺吏卽應曰實胥之但不知是公耳今則余安所覓公其人云業報無定昨償一近縣人債不意胥緣丐此得復遇公今番又不知業運何所言下泣甚哀徐收淚云某卒狂唐太宗朝爲一小吏聽一泐師說四十二章經某爲設供感世世爲宰官及宋初而報盡遽作惡業轉

夢遊卷十三
受此果狀。奔奔夙種善。因今得遇公。自今乞公。凡遇我輩。或見執或舂聲。或見食余肉。爲持準提呪。或偈彌陀號。余暫堪忍。其苦定脫。此報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負公也。王受曰。此余夙心也。矧奉教。敢負約。其人喜拜。謝而太嗚呼。昇哉。業報昭昭。不爽如此。觀曹翰之始。爲小吏。已舂佛。法作一飯僧功。惠遂世受福。及至善報將盡。且爲大將。而恣殺業。豈惡習隨福報。而大耶。區可畏也。已殺業之慘。歷受刀礮之苦。又六百餘年。仍已偈種善根。兩現夢。亏劉君竟乞脫其苦趣。狀而劉君。豈翰初身說經之法師耶。觀曹翰之

惡報不爽。而劉君之善根。亦自來矣。幻人初舂。其說驚异之。及觀劉君乾遊艸中。昇夢記。故爲之說。普告人天。已崇放生戒殺之惠。彰明較著者也。且舂聲見肉。而持呪念佛。尚冀堪忍。脫其苦報。況出真慈戒殺放生者乎。予是亏雲棲之放生所。深舂感焉。敬書此。已告本寺。知叟當依規則。凡在所放。皆舂緣者。時看養殷勤。說法開示。念誦送死。皆真實。叟勿疲厭。若已佛性而觀。則歆糧亦彼當舂分者。卒無墮乏。令彼飢虛也。

太和縣真如菴記

太和之南北四十里早禾市胥真如菴者乃雲棲弟子廣果所建也果吉安人早歲茹素散吏三寶中季挈妻子出家祝髮亏廬山淨業堂受戒亏雲棲大師復從古心和尚調練具足歸鄉至太和季廉羅紹奎捨地五畝建菴請居之呂接納迺來八季亏茲矣久之雲集日益衆建殿二座雲坐齋廚諸所畢備儼狀一道場也慮無呂瞻大衆乃集善信作百子燈會儲其貲買田若干畝爲常住將呂永供大衆四吏無缺可呂安居精修淨業無外慕也吏既就緒果忝匡廬乞予爲記予因謂之曰嘗季十方淨土唯心所變心

淨則土淨譬如夢吏賔人夢苦吏而呻吟貧人夢金寶而欣悅覺遂雖空夢時未嘗不有也所謂生歟涅槃猶如昨夢況世諦有爲莊嚴功惠乎咎逢磨對武帝云有爲之行實無功惠淨智妙圓體自空未雖朕未悟空宗之體而棄有爲之行詎非枵腹呂待王膳望溲其飢乎所謂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真擬之則聖果難克苟能達性空而建萬行可謂理吏雙修真妄一契者也又何呂建立爲吏行哉若果禪人居朕一俗士也中季挈妻子同出塵勞頓修淨戒不十季而道場隨建豈非淨土唯心哉且此菴

夢遊卷十三
晉爲蔭園今爲道場實成亏一念由是觀之則鹵方
淨土不離亏目許詎不信哉

清暘叁記

京口爲山川都會而曲阿尤當輿區惠山負郭枕流
林木蒼鬱湖光潋滟一碧如鏡岡嶺逶迤萬松叢翠
天風時吹萬籟齊發洞心徹耳此塵中最勝處也圖
南居士誅茅結廬宴坐其間顏曰清暘意取晉徐邈
節儉清修之意予丁巳初夏過惠山居士周旋問咨
及予歸匡廬居士走書乞記予因謂之曰夫暘者鬱
之反也故天地鬱而厲氣發糞壤鬱而毒菌生人情

鬱而百病作是知暘乃氣之和而情之適也嗟彼沉
湎富貴耽蒸物欲取快一時而爲暘是已鬱爲暘者
也譬夫食毒爽口殊不知積久毒發而戕其生也晉
齊宦丐鹵粵者嗜鷓鴣味以地多產此足充其欲非
此不下食旣而宦歸疾作舉體腫潰良醫束手齊識
者曰此半夏毒也謂鷓鴣曰半夏爲食嗜久而毒充
五臟殆不可救世之嗜美疾而發毒者皆鷓鴣類也
居士軒冕桎梏富貴浮雲博學強記潛心佛理究性
命之原達死生之故放情霄漢寄興雲林而與造物
者遊其所暘者六通四達將廊太虛已爲舍潛極梟

已爲家又豈特節儉清修而髮髯其神理者哉居士課子讀書云其間將以此囑世其業也予特爲之記

放生功惠記

佛說法身非身以衆生爲身菩薩妙行已度生爲行故總萬行已六度而普之已檀狀住相之施如來所呵已其物我未忘不能平等一視所作之功多成有漏如仰箭射空固其所矣惟其離相之行體合真空卽種種莊嚴無踰放生功惠爲最何也已彼胎卵溼化蠱蝮蛇翹一已佛性視之愍其沈淪苦道而必拯之刀砧火鑊捐靡焦腐之地一旦出其籠繫置之飛

空潛困優遊極臯之鄉慈由无緣悲非愛見同體等觀了無一念望報之心故其功惠福量猶如虚空不可思議豈非最上殊勝妙行者乎狀人與物鉅細雖殊佛性等也且夫人也一飯千金壺漿歿報感恩懷惠固所不忘況脫湯火亏必歿之地乎苟觀佛性而施必偈法性而報因果皎狀若眈白黑固其理也況人豈限物無窮今輟一食之食而活億萬之命其所施者又豈可得而較計耶故佛教弟子已護生爲勝行此猶拘拘世外若夫涉世間統賔賤定智愚無若放生爲妙行也近世雲棲特標此行戒殺放生功惠

感應著之篇章解內奉行甚廣予追過皖城觀其俗
多奉佛益由宰官吳公身已倡之家諭戶曉洋洋佛
國之風矣可鏡湛公奉雲棲法舉放生陞置恆產以
長轉無盡大悲法輪予聿而喜之曰咎智者大師已
解爲放生池旣而天台一宗盛行解外諸國識者謂
是所放之生感報地湛公引一時宰官居士之法流
度無量衆生同歸性解果真常不昧則蒙恩者轉脫
爲人將見忠臣義士孝子慈孫萃集于一方同心護
法城塹三寶建大法幢又不止諸蠻奉法而已惟是
可徵于一紀二紀之間收功不遠必胥目睹其驗者

功惠又何爽焉

歸宗寺復生松記

佛說山河大地艸木叢林皆成佛真體共轉法輪意
緣三界惟心之旨及亏无情成佛世所難信是不達
唯心之義耳廬山歸宗寺乃赤眼禪師說法處相繼
者明眼知識三十六人其地踞匡山之勝爲靄久矣
旣廢之逸琳宮梵宇委之艸莽獨寺前古松一株挺
立掌漢其根下爲樵人剝斲已去其半枝柯枯悴勢
將摧折時逢觀禪師過而問之歎曰此歸宗唯存此
一剎竿耳奈何遭亏斧斤無此則道場之迹泯矣乃

率諸弟子運石甃圍呂土培之爲之呪願誓曰若寺
當重興此松復生如故徘徊賦纍九翁而公不數季
果重長皮膚完密枝葉榮茂未免歲大饒寺肴殘僧
呂松易米而食匠石睥睨顧將伐之適肴丐者息蔭
其下願乞米呂贖匠氏感之乃已不數季間果清湛
公重興其寺竟感 皇上頒賜大藏一時當道爲建
殿庠翻瓦礫爲淨土其轉變之機豈不先見亏一枯
株耶若謂無情能若是乎雖狀艸木無知是在精誠
感變而唯心之義彰明矣觀孟宗哭竹而冬抽筍生
公說汰而石點頭呂汰非心外感變由人卽枯龜告

人呂吉凶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唯在志誠其應如響
所謂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人物同體共轉汰輪於是
乎徵矣因記之呂告來者知此松爲汰身常住也遂
世儻吝損其一毛卽爲戕害汰身斷佛慧命可 念
哉

廬山金輪峰釋迦文佛舍利塏記

佛汰自漢永亨始入中國吳赤烏間鹵陝梵師康僧
會至建康設像行道求舍利亏長千里吳王建塏以
藏之剏建初寺此江南塏寺之始也東晉成帝咸康
中梵師達磨多羅持禪經至時王右軍義之守江州

見而異之乃舍宅建歸宗寺呂居之義熙中遠公至
廬山開蓮社亏東林梵師耶舍尊者至遠公邀入社
乃呂所攜釋迦文佛舍利建捨亏歸宗金輪峰頂身
負鐵呂爲浮屠此鹵江捨寺之晉焉至唐元和間赤
眼常禪師得馬祖心印開捨亏歸宗而匡南諸名利
皆門下高弟一時之勝號稱捨墟鹵來單傳之道大
振亏茲山自此相隨說捨者三十餘人皆載傳燈及
五季而宋道漸衰寺漸頽宋景惠皇祐間再重修之
元豐中僧文淨復振及元末燬亏兵自是捨寺廢山
場田地盡爲民業矣萬曆癸丑逢大師弟子果清湛

公因禮捨過而嘆焉遂啓恢復之志徧謁諸薦紳檀
越同時一力致感 皇上敕頒大藏一部割其徒修
慈爲住持當道建殿庠黃梅季廉邢懋學捐貲盡贖
其山場田地居狀一大道場也癸丑湛公欲重修其
捨購鐵數萬斤未果卽遷化甲寅修慈亏吳中造毘
盧大像回時捨舍利放光者三度焰耀山谷寺逸松
結子如捨狀者五高八寸許各十三級遠近咸異之
乙丑春慈秉師遺命冶鐵鑄浮屠十三級重開捨藏
見舍利數百粒五色霍光眩曜人目瞻見者敬禮無
不感悅是季秋九月安藏之期山谷震呖如雷者七

次聳者皆知其爲舍利瑞也慈恐鐵易薄觸外已磁
灰米汁擣而護之取堅密可垂久也予丙辰夏自
南岳來瞻禮見其奇峰峭拔獨立掌空狀若浮屠峰
頂不二丈許石穴數尺僅容捨藏益天造地設非偶
狀也予爲記之曰答釋迦文佛入滅荼毗得舍利八
斛四斗天上人間地宮各分建塿阿育王分希闍浮
亏我震旦者一十有九唯明州建康者名最著其他
未曷聳焉此豈其一耶舍利乃戒定之餘曩凝四大
所成者呂其血肉毛髮齒骨之不一故有五色之異
其體堅剛能貫金石光明奪目超越世害骨堅凝而

不動者骨流動上下其狀變化不一者益各隨感而
狀也噫諸佛衆生同秉此心衆生已無明三毒妄想
所襲故其體臭穢終成敗壞諸佛以金剛心戒定所
變故其體堅固光明焰耀常住不壞正報如此依報
亦狀衆生依報感五濁惡世雜穢充滿諸佛淨土七
寶莊嚴故雜等云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是所謂唯心
所變豈他力哉佛非淨土不居故舍利非勝地不載
維此金輪匡廬南面傑立霄漢勢壓群峰卽人世空
居而佛法身舍利常住其中豈小緣哉雖真常不壞
而世相變遷故其浮屠興廢不一欲垂永久原其建

立者之心與恢復者之志必胥願力存焉是爲記

明州鄞山阿育王舍利塿記

梵語舍利羅此云身骨惟我世尊於曠大劫以金剛心爰修金剛三昧直至成佛曾無异念故變緣生五蘊幻身成金剛體卽如來法身常住不壞永無生滅佛十身中胥力持身此其一也如來應現娑婆生迦維說法四十九年化緣已畢亏拘尸羅城娑羅林雙樹間入大涅槃時彼國王如法荼毗得舍利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閻宮各起塿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摩伽陀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胥八萬四千顆

至阿育王胥大神力能役鬼神乃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塿徧徼四洲而南閭浮提爲身教地故塿居多其來震旦者一十胥九唯金陵長干與明州鄞山暴赫最著予幼出家長干屢睹光瑞種種不可名言雖未至明州蚤聳感應之徵今見理公所寄育王山志讀之感而嘆曰此我本師現在世間說法處也夫舍利者何乃一真法界常住真心廣大光明之體也諸佛證之爲清淨法身菩薩修之爲金剛心地衆生迷之爲阿賴耶識其不甞者爲佛性種子名佛知見以其衆生本具故佛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祖師鹵

來指之爲心印是知衆生與佛無二無別第染淨與變之不同耳。言衆生無明業力念念與蒸故感四大五蘊腥臊臭穢不淨無常敗敗之身其不甞者爲輪迴業果歷劫不怠菩薩之爲定慧與習得意生身調伏衆生淨佛國土其不甞者放妙功惠成就莊嚴唯佛證之爲清淨法身常住永光身土不二其現大身則無量光明相好居等藏莊嚴名實報身其現小化則丈六金身示生人間與民同患而衆生見者但見緣生之佛不見法身真體將顯法化無二無常卽常故入般涅槃而留舍利攝受衆生名力持身以示

金剛不甞法身常住世間本無生滅來之相故所現光相種種瑞應不可思議隨衆生心感而應現者卽法身應機說法。言離言三昧直指衆生本有佛性欲令見者當下了悟自心頓見法身不生滅性此與彌山踞座末遂拈筈有何異哉。故佛出世說法無非指示此一大叟而法身一會開示衆生佛之知見。言此知見卽法身慧命故云此經在處處應以七番起增況佛知見又爲文字所障至若諸祖直提示人而形亏棒喝說呵怒罵之間而人又已梟鋒目之將謂別有玄妙故悟之者希。今者親見法身如來覲面爲

說不生滅泐而人不悟諸已概曰光明瑞相視之誠謂當面錯過矣可不哀哉噉夫吾人沈淪多劫流轉生歟今者何卒何緣一遇希有難遭之吏猶自迷頭認影豈不上負真慈自昧本有可不爲之大哀歟管佛亏泐等會上自說泐身壽量常住不滅此但託之空言未胥若此見諸行吏之深切著明者惟普賢曰十大願畧示泐身乃曰請佛住世勸轉泐輪常隨佛學之三者義昭亏此初僧會至長干吳主孫權命求舍利期曰七日不應屢三七日中夜猶不應會稽普哀請曰佛已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

佛種矣亏是痛舉佛號三偈徧身毛孔血汗迸灑卽聽餅中鏗狀胥聲炷燭天地啓之則舍利宛在餅中矣劉薩訶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爲懺罪地故感霽塢從地涌出是知康爲人劉爲己均皆普賢勸請之意也若夫種種莊嚴供養守護讚嘆者豈非常隨佛學者歟且也佛性之在衆生固其迷矣若夫般若光明常焰而不昧者發亏行吏若世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凡所施作致君澤民而爲不朽之吏業者豈非泐身所流衍乎其歷代帝王崇奉興隆者詎非泐王之利見乎總之無一衆生而不具

夢遊卷十三
胥此性故見舛隨喜禮拜供養者無異親承接足卽
弔身命罄所胥竭內外施而爲莊嚴特爲自性受用
地耳若夫一睹舍利頓破無明了悟泐身長揖生歎
永出迷涂者是在上根利智個具舛與緣熟亏當下
者不無其人也由是觀之累代王臣興建亏舛太宰
陸公重興亏胥司馬邵公再振亏今且託泐身亏毛
端三昧呂見不朽是又皆皆賢願輪所持也理公豈
佛稱空生身子爲長老乎予自信霸山一會儼在目
舛說泐音聲熾狀無間故特書此呂告見舛隨喜禮
拜供養者不得呂色相求之也

廬山大悲懺堂記

唯佛泐身無際全體而爲衆生衆生妄想無際全體
而爲生歎之妄業妄業不消故衆生苦泐亦無際而
終莫知出自非大悲願力無由呂竭苦泐消妄業而
出生歎證本際也是故觀音大士偈泐界心行大悲
行潛入一切衆生妄想泐中而爲之滄度設陀羅尼
令其持誦熈修欲令衆生出苦泐見本泐身登涅槃
岸此大悲懺泐所由立也其呪本出灌頂部乃中道
泐身所流是爲毘盧心印始亏四明尊者準大悲經
之所勅立其來尚矣良以衆生藏識幽關非祕密心

夢遊卷十三
印不足曰破之是爲脫苦之良藥也直指滿公受教
亏雲棲藏修南岳志曰懺恣爲佛叟信奉者衆旣而
之廬岳結隱單棲顧廣此恣曰度四衆故建懺堂曰
示與修之儀堂旣成乞記亏老人乃謂之曰一切衆
生皆本恣身旣迷而爲生歟業解令曰恣身心印而
與變業性是曰水投水似空合空但吝信者亏生歟
苦不期出而出矣公曰大悲心爲苦解舟航之慈楫
曰人人本有之恣而指示之如曰甘露灑焦枯而清
涼心地不待告而自知矣恣性無盡衆生界不可盡
此恣亦無盡又何曰永永爲計哉

廬山雲中寺十方常住碑記

廬山禪林綦弇山之絕頂九奇峰下最爲幽勝俗呼
仰天坪曰其高而無上也晉爲虎狼之巢晉雲中寺
乃散坐忠公所勸建也師諱恣忠本歙人年十九禮
杭之露隱逢機和尚爲弟子執爨三季恩大吏未了
遂依講肆聽了義諸經猶以文字爲障礙渡江之少
林依大千和尚叅逢磨齒來之旨居十載尋之京師
復禮徧融諸大知識印浚心要因之五臺會予與妙
師心知爲恣門之傑予太東解妙師歸蘆芽因拉師
同迓居三季諸所建立多咨之頃又棄去入牛山未

夢遊卷十三
絕而轉匡山初結菴講經臺居三季呂逌來爲煩仍
遷五老峰又四季至雲中愛其高絕乃誅茅縛椽以
居之艸衣木食十方英霸衲子多集師脫形骸無爾
我呂道相念不設規繩無約束人人自律不以世俗
標榜四吏任緣闕則親行乞呂供之雖寸絲粒米咸
呂衆爲懷精練三業稟明一心居二十二季遂成叢
林遂爲團瓢以供宴息山門榜曰雲中志最高也師
好栽松計十餘萬章冀化竜呂紀季也予自南岳來
遊茲山師與予夜話因謂予曰某老矣幻化人世任
緣住此山三十季矣今浮光不久卽此道場雖幻緣

所成本意爲十方龍象設非爲區區一己乞師一言
呂爲志予喜而歎曰大哉師之心乎經云呂大圓覺
爲我伽藍身心安居乎等性智是佛以十方爲懷也
鹵江旡言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是祖呂十方爲心也惟師生乎志在無我
故隨所建立皆無我今一旦而委之十方是究竟無
我其旡能克紹其業赤身擔荷者能呂師心爲心苟
志亏道豈無豪傑之士心空及第者乎是則山色湖
光水流風動皆演無我之法音師廣長舌相常住而
不泯也其常住相代別旡券非予所筆略記師生乎

始末呂告來者

廬山萬壽寺莊嚴佛像記

廬山之南刹竿相望其谷之大者曰棲賢巖巖嵌嵌岑
林木蓊鬱太乙漢陽桃林諸峰叢列雲中衆水會于
巨澗中晉寺曰萬壽益唐僧惠英所建爲禪窟也歲
久而毀我明正統間僧明安重修今亦圯矣禪人
慧楞緝而居之古殿數楹不蔽風雨佛像金容塵坐
薄燭淒狀蒼蘚古瓦間也楞因發願重新乞予爲疏
遣其徒本聖走故鄉新城行乞焉孱廉涂君世延以
毒身爲僧因字曰悞來志不忘本也見疏興心遂先

倡丐衆施金若干聖持歸曰莊嚴金像殿序煥狀一
新山光掩映若睹毫彩於靄靄爲人天說添時也仍
乞予記之曰夫佛者覺也爲生靈之大本卽衆生知
覺之自性也人育此心則人皆育此覺覺則衆生卽
佛不覺則佛卽衆生故曰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
今之莊嚴此像匪直鎔金木之幻形實所以開自心
之佛性也若涂君者宿生爲僧是欲望躋覺路者也
今轉爲此身是欲覺而冥昧如人酣睡將醒而復困
特傍無一呼振起者耳傳燈諸祖大開爐鞴陶冶群
迷或一棒一喝之間使人頓盡凡情立登覺地卽所

夢遊卷十三
謂一呼而醒大夢者由是觀之則予之一疏不減臨
滄惠山之棒喝涂君一觸而悟本來卽能現八相亏
目毒圓二祇於當下可謂捷疾利根者也斯則同施
善男女等卽靄山四衆之儔共結佛種之緣將來世
世生生亏夢宅中遞相呼斥必皆至大覺而遂已是
所謂一大吏因緣也又豈值施不慳之財飭幻化之
像而已哉此佛性之緣經說如人食少金剛終竟透
皮而出甚言性真之不昧也請記之呂爲他日泐門
券

嘉興兮湖縣紫清寺齋僧田記

兮湖紫清道場乃見全慧公所修置齋僧田七十畝
呂永供三寶是爲常住丁巳歲慧公入宋遺囑弟子
智逢無替乃業逢來匡山受戒且請老人爲記之曰
凡世之禰田者呂種子胥所託而不朽者生生無窮
也故孝順父母爲敬田拔滄貧苦爲悲田供養三審
爲福田世人捨此而修性命之福者無地矣慧公所
遺之田三者具而世出世命實所係焉遂之守此三
田而不力畊胥所蒸穢者失敬則逆失悲則盜無福
則佛之慧命斯斷絕矣其胥不及念及此者不唯非
人亦非佛弟子矣狀而食此田者亦當知推此心則

智種霽苗日夜秀發而菩提之果可冀否則墮爲焦芽敗種矣

全椒縣三汊河建昌化菴記

欽惟我聖祖龍飛淮甸肇迹滁陽山川之霽固已久矣全椒當龍之鹵雖彈丸黑子僻在一隅爲滁之與猶寸玉也藏輝歛潤向含而未暘若易春之發育益胥時焉我明二百餘年嘉隆之際文運始開時猶朱明之會也今則洋洋佛國之風矣不惟附郭之間鐘鼓相聳卽窮鄉下里奉佛益心者益連比也豈非天地大化之運乘時而昌者耶邑城之水自鹵而

南二十里與黃山水會三汊爲邑之水口當河之左胥山蹲峙若捍門而右隄兮衍則水泄無制氣概而中虛若天胥闕也里人夏讓性篤善而喜奉佛發心建佛刹於河北之許正殿山門齋堂廚庫居狀一勝道場其形勢則與山相雄峙而制其波流使湑不傾而施胥餘也菴旣成走廬山言其吏且問額予予桑梓也稔知其故乃題之曰昌化意謂法化之運由此而昌卽以此而祝聖壽保斯民亦大昌乎王化同躋仁壽而登極樂之鄉也故略記其吏且爲銘曰聖祖龍飛于滁之陽維茲椒丘當鹵之岡外磧中腴

蘊霽抱奇如石之玉舍潤藏輝天道默運如春在等
三陽交泰發英吐葩文運一轉泐化同流天機人心
如水載舟三水會合捍門爲峙獨胥一拳如闕右臂
爰胥斯人天光忽發亏河之潏建茲梵剎殿庠巍峩
斯民保障鐘鼓鞀鎗泐音嘹唳見者歸依聳者欣悅
頓置斯民亏極臬國道化旣流文運實昌莫茲遐福
山高水長

金沙重興東禪寺緣起碑記

十方世界盡常宗光無一處而非道場諸塵勞門爲
普賢行無一泐而非佛更要枉緣會方興得人乃見

此五濁世中建立泐幢之不易予觀金沙之東禪概
可見矣按邑棄治東三里許胥古剎舊名新興禪院
肇建亏唐光啓間及宋建炎中因張忠穆公改篤忠
暴慶院遂名東禪廢亏元末 國朝重興久亦墮亏
蕞業茂艸萬曆庚寅冬達觀禪師書經於亏王二氏
園偕太史損菴王公輩過而慨焉艸莽中得斷碑湊
而讀之乃知爲大觀間貢士路亦臨所撰鐘樓記也
達師補其文而存之於是遂發興復之願達師公弟
子堅音修慈古潭如清顯肩爲十方院時交泐中敗
屋三楹爲黃冠耕藝所也清公卽就處水齋日發衆

信頃之遠近果集居士孫雲翼雲仍造禪坐三楹卜
萬曆辛卯八月廿八日上梁雲翼登鄉薦報至遂捐
坊歆充修造壬辰雲仍特選應貢及癸卯太史從子
楸鋌捷壬子楸鋌捷坊歆各如例亏是建禪坐五楹
伽藍祖師坐各三楹先因逢師弟子密藏開公募供
禪侶遂成道場清公力守之環寺經行持呪種松冀
成叢林未免清公忝隘者或忝或化乃請蜀高原汰
師原又忝遂以徧弟子浪岷泝耀爲住持耀則夤志
盡命豎立焉會修茲至遂與汰侶泝印道成輩議建
汰社遵佛三學宗經律論經則汰準律則梵綱論則

起信先已讀誦受持爲業熟則如說修行狀定主止
觀妙宗專于淨土社名青蓮耀公主之此末汰一最
勝汰緣也約既就太史從子鏡承父字望遺命捐百
金已助勑始庚戌間太史之嗣欲捨宅爲寺乃賣別
業千餘金悉捨爲修建歆凡造正殿三楹鹵方殿三
楹新禪坐五楹其制則四合一局規模軒豁一目洞
見居狀一大道場也殿成其像則耀公監製倣唐貫
休画本漆帝爲質脫沙爲之精妙絕倫爲世一代申
品初已舊坐爲主坐北遂以正殿坐東其山門利在
北呂太史精亏形家故也癸丑秋太史不卒捐館遺

夢遊卷十三
命呂己像供亏寺顙爲伽藍如南宮之亏鶴林也丙辰春耀公集諸檀越致書請予主其禪呂休老焉予呂弔達大師未了緣喜而應之呂是季冬十月至居無何卽之雙徑明季丁巳春予志投老歸匡山耀公涕泣攀留竟不可會耀公以他緣欲去予在匡山聳之亟遺書留本懷印公守之未幾堅音慈公自皖城至衆信喜爲本發心人國留居之居士雲仍爲開山檀越簡述始末因緣乞予爲記且請爲定規繩立法約永爲十方常住予爲撫狀而歎曰自古建立成功之不易也豈獨天下國家爲狀而叢林亦以之且夫

法王御世呂安暴行爲家範以苑網戒爲條約賞罰森嚴何昭著也所謂文武之政希在方冊者其人存政舉固杜得人何如耳沙門釋子苟知吾佛歷無數劫捨身命而求菩提卽今出世猶受雪山六季凍餓博得人天供養以贍遂世兒孫卽如茲剎建立艱難纖塵滴水皆信心之膏血一息及此身毛皆豎雖粒米莖菜皆金剛屑何忍不思泥犁妄造黑業乎遂之居此者但求明信因果不昧初心精持三學守奉經律念念呂生歿大吏爲懷又何庸別求佛法哉是爲記

新安仰山霽誌公画像感應記

新安四塞山奇秀甲東南而仰山特幽勝乃梁開山
爲霽誌公道場暴名亏唐宋禪師久廢无聲焉里俗
絜不知佛特奉誌公甚嚴凡禱雨祈嗣災祥求之立
應故崇祀不絕隆慶初守靜暄公習頭陀行精苦异
常遠近皆化原中巨姓聚族而謀請公興復仰山公
從之及入山則見故址墮艸莽荆業中而區內山場
皆歸胥力者公乃先募衆姓山下田以易其地率弟
子性玉性覺棲風沐雨披艸萊蒔荆棘而爲之不十
餘年撤舊鼎新遂成一大道場如天降地涌四境之

內人人知胥三霽矣寺旣成父老相傳胥誌公画像
三幅流落民間不知其所萬曆辛丑金陵報恩修舍
利埵匠氏得於金頂霽餅中乃梁張僧繇手筆卷而
懷歸其人乃新安績溪李氏也胥三子各分其一未
幾李卒仲季二子曰就貧知誌公道場在仰山遂獻
之玉覺二公得之曰爲神物久之伯子家火速戒家
人棄像而搶券及檢之像存而券燬如是者三遂怪
已爲鬼物越數季伯子遠行歸涂失道誤至山下莽
所時僧俱赴齋而靜光禪人獨畱頃之一客揖而問
路光指之客感而問其名報曰靜光客愕狀光不知

其故遲數日衆赴齋光又遂頃之苒客至光與之坐
客曰先人爲石工修報恩塋得誌公大士画像三幅
分兄弟三人苒兩弟者已歸上刹矣小子所藏者家
三被火弃之而不燬以是知非我所宜有也今送師
將與苒二合併耳光受而屢之則見額載武帝敕賜
大士弟子靜光供養者因知其人苒所愕者怪其名
同也泰昌改元嘉弓月靜光來匡山授戒具悉其因
緣予聿而甚异之惟大士應身無量狀皆一過而化
獨現誌公比丘身久而益著初武帝命張僧繇寫大
士真屢易不肖大士以指劃破面皮現觀音大士相

乃知其爲化身也傳載存日多迺來弓潛山太湖之
間狀未聿在仰山也大士入滅武帝以二瓦甕爲龕
葬弓鍾山之陽我 聖祖定鼎建康親卜壽宮弓山
中 上自定之啓土得瓦龕開視見肉身如生又髮
長滿手託一板顯曰梁審誌公 聖祖大異之乃遂
葬弓山東之霽谷建塋寺以奉之立像弓城中雞鳴
寺設春秋祭祀以麴爲犧牲太常典禮至今如一日
不謂弓仰山蓀菜荆棘中放光現瑞足見至人應化
無方神妙而不測也予循覽三像因緣苒二像其一
乃生苒封號敕其一乃身遂武帝讚必僧繇手筆其

送一額有金字敕載大士滅遂武帝恩之乃賜銀十萬八千兩命工部侍郎吳世良同聖師弟子靜光造殿安奉乃命刻殿式及武帝御臨上香并大士爲諸臣說戒三圖合一板成止許印二幅其一留宮中供養一賜大士之弟子靜光禪師復賜田若干未載其地是則三像元非一處也狀梁至國初已千餘年所存不一而仰山父老何從登而知之耶此其可怪一也況千百年間更朝換代兵火離亂不知其幾公府民業遞戡不常何三像竟歸天府毫無虧損此二也報恩塲建亏永樂宣德間內藏豈無他審而以三

像置亏空中且像旣歸塲頂仰山父老何從而知之乃傳言亏今日耶此其三也狀像安塲頂無復再見人間之理何仰山重興之時適當修塲之日此其四也縱像從塲出藉使一落他人之手則仰山何望焉豈期石工爲郡人此其五也雖像集新安二子縱歸山中而伯氏不遭三災亦竟無合併之日矣此其六也且像始亏大士生背身遂而歸亦如次道塲成而圖乃現藉使靜光之名不同亦無呂發伯氏之信心此其七也故予登而甚异之感歎無已以見至人潛形益物淞身湛狀徧十方而不分經三災而不壞歷

千古而不泯常住亏蒼岬石壁以發茂戾之善根新安佛刹特興亏仰山僧審始現暄公而誌公画像完歸則枉玉覺二公及靜光諸孫梵刹重新之日說非我大士浚身常住慈悲威神攝受之力也哉予故委記之以示永久使觀者因三像因緣知大士感應之妙庶胥昌發信心而續慧命也

廣東炎牟禪寺重興六祖戒壇碑銘 并序

佛汰入中國教自白馬齒來從陸而至雒陽禪泛重溟由水而至五芋豈以性解一脈潛流亏大地耶自晉耶舍尊者蔡番舶抵仙城建梵刹種訶子成林故

號訶林宋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止訶林立戒壇亏林中識曰遂胥肉身大士亏此授戒梁普通間梵師智藥三藏攜菩提樹植亏壇側記曰百七十季胥大智人亏此出家及我六祖大師出黃梅衣盃剃髮菩提樹下實應其識遂從智光律師登跋陀壇受滿分戒乃歸曹溪禪宗實自此發原也戒爲成佛之本大師開化亏曹溪則吕戒壇爲根本地弟子迓來亏其中故今寺僧皆從衣盃中出千百季來香燈供奉如生造化密遙世道不古久之僧不知胥戒人不知胥壇清淨覺地化爲狐掘歲月更歷兌易其主矣萬

曆丙申春予蒙 恩徙解外開泐亏壘壁間樹下弟
子通炯超逸數十輩皆從受教博士弟子亦多歸焉
越七季壬寅諸弟子相聚而歎曰戒壇乃吾祖師根
本地奈何湮沒蕪穢忍坐視乎炯逸募敢鳩材居士
王安舜等相率而謀贖壇基一隅不期季而落成予
忝五羊越八季逸老匡山炯逸從遊未離猶狀依棲
樹下時也一日二子作禮請曰戒壇因緣賴師始終
之師老矣願惠一言以記之予爲之言曰泐性解中
本無出沒常宗先土安有忝來人世變遷任運佛國
淨穢隨心所謂道在人弘泐因慨感此千載一時起

廢光苻自胥不期而會者矣安知今之興者詎非在
管之人遂之來者寧無今日之衆耶此佛種從緣塵
劫不昧燈燈相續而無盡者也乃爲銘曰

大解潛流四天下地禪宗一脈自南而至爰胥至人
訶林肇開戒壇剏立待聖人來菩提握無樹根栽丐戒
佛種從緣枝葉是賴百七十季符讖不虛從獵隊出
培此根株袈裟出現須髮自落坐坐應真光明透脫
泐雷一震泐雨露霑流潤大千重長枝柯覆蔭旣繁
集者益盛聖凡不分龍蛇乃混枝柯旣枇根本不固
故金剛地棲此狐兔大運循環無辻不復管人適來

還我故物審掌一開取如探囊添幢重建斯道用光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實我祖師將心自剖此壇旣復
如出礦金盡未來際將傳此心虛空可殞心光不昧
惟此道場如是如是

武昌府雙峰接待寺大光月公道行碑記

楚爲漢南一大都會當天下之衝方外餅錫迭來四
大名山之所必由向無息景之地則長涂困頓風雨
饒寒飢而問焉非月公以身命希施則曷能爲此
傳舍哉公諱真月晉之汾陽人也姓燕氏父維時母
宋氏感异兆而娠季三十頓棄妻子出遊方外先至

武當叅不二和尚開示念佛法門遂薙髮詔名真月
執侍未久卽入終南百艸坪巖居菜羹飲水而壁九
季未育所悟入尋出山行脚徧歷諸方叅請知識者
二十二季復之伏牛煉魔場打長七三月至是心育
發明乃乞印證諸方萬曆乙未至襄陽潭溪遇無聿
和尚心相契可弓大光字之時歸依焉公自以爲行
不踐實仍打鐵七者三不米食者期季已而隨師禮
普陀歲丁酉至武昌因見十方衲子迭來無所棲泊
遂志建接待處乃持盂行乞至東部雙峰之下育古
刹盡廢唯白衣大士像壅泥土中公悲痛良久卽偈

夢遊卷十三
名祈禱顯興復焉。于是坐蓐業中不食者二七日。絕而復蘇。復水齋百日。人見其精誠無不警動。公律已甚嚴。自甘淡薄。粒米莖菜與衆同之。接納無倦。出入施利。因果皎然。毫髮無爽。一方檀越日益信重。不十季間遂成叢林。子丙辰。復自南岳之雙徑舟次江上。見其爲人端嚴誠懇。信其爲四衆依歸也。予嘗閱竺嚴知菩薩利生行。非一種率以廣大深心視物同己。以身爲大地荷負。衆生以身爲橋梁。淦渡衆生。乃至頭目髓腦而無惜。惜雖百千劫而無疲厭。始而驚異。終則信其爲真實行也。原夫衆生所以常寢生歟者。

已其育我而爲障也。菩薩度生須先度我。我度而衆生自度矣。我人既空則衆生界盡。衆生界盡則煩惱業果何從而寄耶。成就妙行無踰此也。一切聖凡因果依心建立。隨願所成。心空願固則應念現。荷淨土莊嚴本非分外。故如公者始已如緣一命以願繫之而竟成如許廣大佛夷。豈非從空建立由是觀之。則此胥作幻化因緣又何足已。盡法界之量耶。雖狀嘗一滴已。知大解睹一隙以見太虛由是胥已。知公矣。因感公之行遂記之。已勒貞石爲法門將來者勸。

都昌縣重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都昌治東七十里許有山名佛殿奇絕處也育寺名
長慶初始亏唐長慶稷禪師過化亏此遂爲名刹相
沿至胡元燬亏兵久廢爲民業我明萬曆己酉育僧
名性念者遊方至此睹其山境清絕發心重興比育
塘鹵劉氏捨其基園洎棠山劉氏施材鳩工始剏蘭
若爲藏修所越四季壬子念請逢觀禪師之洽孫古
愚拙公遂禮爲師公竭志重建卽率其徒性聽等苦
心戮力募化歛佐頃之拙公之父與其弟榮業儒一
日發出世心盡捨其家歛數百金已助莊嚴遂成道
場佛殿禪坐齋廚山門無不畢備旣而公之父弟俱

剃髮披緇父名本能字學南弟名大哲字安行相與
精修白業而歸依拙公者日亦至若性悠悠感忠懋
恣想等皆其徒也咸育力焉寺成予至匡山拙公來
叅問法要仍樂單棲誅茅結廬亏五老峰下獅子巖
望五乳睂目間也以不時得扣謁焉一日拈香作禮
具述因緣乞予爲記予喟然嘆曰法界皆從緣起也
故曰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育未
生無育則生本無也世出世法莫不皆然知大地
山河皆一真法界處處無非道場唯在緣之會不會
耳茲山當長慶未至時奇峰絕壑唯艸木蒙茸猿鶴

嘯嘖蛇虎縱橫而已及長慶一過遂卽建法幢使見
聳瞻禮頓發無上菩提之心同之山林艸木一切音
聲皆爲廣長舌相演說無生無二佛法矣及緣棧而
滅猶狀長慶未至時也今此道場之興初始由亏性
念緣會由亏拙公克成則實歎亏學南父子一家際
會豈小緣哉經云想激成國土今之興者施者助者
居間而效力者苟非同一金剛心地安能頓成不朽
之勝叟使山林艸木同放光明超越并修而若是耶
遂之居者守者能知建立之心一艸一葉盡爲金剛
種子則此山此地松聲泉響皆演法音永爲菩提道

場晨鐘夕梵永祝 聖壽無疆矣如是建立又豈可
人天胥漏而擬議耶因述其始末因緣以昭來者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雜學云毘盧遮那徧法界身已智悲行而爲莊嚴我
震旦五臺峨嵋補陀三山爲三大士攝化地舉國男
女之胥知者靡不歸心爲寶所其南澥又近而易至
者是已十方僧徒迭來繩繩不絕如縷而中涂疲乏
非化城暫息無已湮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設尤爲
第一最勝行也吳江爲南北孔道津口接待寺適當
其衝寺建亏宋紹熙間僧宗焰開山額承天萬壽元

夢遊集十三
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萬曆初僧了空重開
接待院尚書五臺陸公中丞太臬沈公善士吳氏等
捐貲建禪坐立永遠十方常住了空遂得無邊解公
幽之至庚戌解遷化邑縉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
勤乃逢觀禪師之汾孫密藏開公之上晉也呂禪師
久過化亏此汾緣最熟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一
方雅重之叢林日益振念汾門之老者無所歸乃設
養老延壽二堂建普同塲此爲最勝悲行也諸護汾
者爲久遠議設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亏是寺資
恆產呂供來者緣旣具勤公禿書乞予以記之曰自

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爲難也呂佛教菩薩
專曰利他爲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衆僧之物
秋毫皆爲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
亦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免如鴆毒纔沾著則通
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尚不敢
私況其多乎呂乞者初心元爲衆僧而施者發心本
爲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隲償
之苦況以養貪毒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皎狀之不
爽者可不爲之寒心乎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勤公
之心不替必不能成此業遂之守者非若勤公之心

夢遊卷十三
必不能隨其緒若果潔已盡力以奉佛戒則使迭來
雲水飢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歿者歸豈不爲
永永福田爲苦澥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不昧因果
則爲文殊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倦則爲普賢之
大行利溥無窮悲田益廣則爲觀音之大悲三者具
足爲因圓滿毘盧法身之果是則成佛妙行無越亏
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叅知識別求玄妙佛法乎
予答東遊弔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
歎此功惠最勝故詳爲之記

普度菴記

番禺之東南沙灣宋丞相李忠簡公之故里也居族
最鉅煙火萬餘家居士李宐楨字彥周幼業儒懷材
不售每念人生虛幻徒碌碌耳恩所以求出苦之方
發心向道歸依三寶見龍舒淨土文嘆曰此迷方指
南也隨得雲棲彌陀疏披閱再三益諦信不疑卽發
願長齋繡佛屏絕家緣專修淨業三季亏茲矣因恩
法門廣大以普度爲心建精藍一所奉觀音大士像
顏曰普度願同里長幼各各發隨喜心同結出苦之
緣非漫爾也予初至曹溪居士遠來叅禮請爲之記
予聿而讚曰善哉廣大之心也惟此佛性聖凡同稟

蠢動含靈皆其有之第迷之不覺日用而不知將此
佛性變爲妄想造貪瞋癡恣殺盜淫妄種種惡業自
取三涂惡道之劇苦百千萬劫無由出離且如殺他
生命取其血肉以飲口腹卽一食之間一器之內傷
百千命若計贖償因果不爽其一日之業已招百千
萬生之苦矣何況一生所作耶殺業一種已無涯矣
況多業乎積業旣深且廣是爲苦澣苟無舟航滄度
何由而至彼岸耶誠可哀矣是言諸佛菩薩悲愍愚
迷出亏世間現種種身而爲度脫我觀音大士三十
二應隨類現身應言何身度卽現其身而爲說法令

其出苦由是觀之居士之心卽大士之心以慈悲而
度衆生卽大士之應身也此方居人不下十餘萬億
因此菴而得度脫卽佛法化一里由此擴而充之連
鄉比邑至於通都將周一國以及天下若使人人改
惡遷善皆爲極樂國土矣則此普度之設如易春一
葉耳人同此心凡見輦隨喜者豈不躍然從之耶此
亦一大吏因緣也是爲記

寧都金蓮菴記

章貢之寧邑當三省都會山水奧區太邑之西四十
里胥山最高者曰蓮峯峰逶迤而下突起一巒曰霭

峰林木翳鬱清泉繞帶千峰環翠居狀最勝處也其地高厰先是父老傳聳忽生金蓮數朶知可爲道場萬曆丁未了此曉公愛其幽寂因建蘭若于上額曰金蓮公一日感病恍恍如夢忽見地獄種種變相頃卽化爲鹵方淨土境覺而歎曰天宮地獄善惡隨心感變耳因而發大誓願切志修持專心持誦等嚴大經日夜精勤無倦由是一方感化予居匡廬之四年庚申冬公同難名道公來謁乞一言以紀其衷予謂之曰山河大地觸目道場淨土娑婆隨心轉變故古人拈一莖卽建梵刹況修崇殿序僧坊種種具足者

乎此實從金剛心之所建立也狀旣能曰一心變荆棘而成窰坊亦可以變道場而爲業解若後之守者能體作者之心於中精勤三業專淨一心則是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永永常住不動不剋若以安居如意四夷現成縱放身心夤緣俗業以致外侮見侵損剋常住者是以袈裟換毛角以害地易泥犁可不思哉了此俗姓廖氏爲邑之望族十八出家法名如曉其弟子某等併記之

揚州府興教寺放生社建接引佛閣

維揚東南一大都會也法門之邦自晉謝安捨宅爲

寺延覺賢尊者譯等嚴經故名小興嚴比尊者翻譯時感二童子日送水問之曰龜孫也由是道場始開相沿時代改名興教嘉隆間我先師無極和尚弘法於江南四方學者多往來首座寶生璋公挂錫于此璋次孫霸裔燈公達受業于先公雪浪之門精修白業一時鄉薦喬紳先生雅重之由是引攝于慈悲之行結念佛放生社月八日爲期建接引佛閣以示歸心胥地冀且垂化于永久也乞予爲記予聳而讚嘆曰此吾佛所設自利利他最勝之行也聳之佛者覺也卽吾人本有知覺之性上與諸佛下及衆生均

賦而同稟者裴休曰血氣之屬必各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此性不迷而爲佛迷之而爲人顛倒而爲物惟吾佛證此愍物迷之特現世間普爲開示使令悟入方便多門唯念佛最爲簡捷狀念佛非他乃呼自性天真之佛也一念覺而一念佛念念覺則念念佛若常覺不昧則爲常住佛矣自利之功無越此者狀而自既覺矣愍物更迷若夫飛潛蠢蠕何能使其自覺耶故推我同體之悲以援之仗佛真慈以攝之故念多佛以放多生狀放一生卽成一佛是則頓使胎卵溼化无

量無數無邊衆生皆悉入于無餘涅槃實無有衆生得滅度者如此豈不爲最勝二利之行耶是則以我之願仰憑佛力故設接引之像建閣以奉之令見聳隨喜者一瞻一禮興起普濟之心則同體之悲益廣而成佛之真種益深如是功惠豈可得而思議耶是爲記

高郵州北潞臺菴接待十方常住記

惟三大士現身十方普度衆生無處不徧在我震旦國中以三大名山爲法身常住道場而峨眉僻處幽蜀遠在一隅唯五臺普陀對峙南北爲十方衆僧之

所歸宿往來道路不絕如縷當淮揚之衝高郵之間運河之畔縣絕中涂雲水所過足無停景路長人倦日莫涂窮風晨雨夕躡雪履冰肴漏之軀飢渴所逼形骸所苦者不可勝紀行脚之無告者非一人一日也肴居士陸覺者發心建接待菴一座爲暫息之所慮供瞻無恆募衆置田百八十畝取所獲以充盃孟于是來往緇流勞者得息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故至者如歸家想此人間世第一殊勝福田也予逸老匡山居士來歸乞爲之記予欣狀爲之言曰一切衆生皆執我相唯以利己爲心雖艸芥縷葉視如九鼎靡

夢遊卷十三
五
不爲子孫計孰能存一念利溘之心乎惟吾佛說菩薩大心純呂利他爲任所行六度以希施爲第一其所施者內外竭盡三等之別外則歛財內則身命竭盡則無遺餘此非無我之至孰能爲之方今末法衆生薄福慳貪日重此行爲難者能一念推及於此者則爲大心菩薩矣予謂三等之施皆一心也以衆生視財爲命故捨財卽捨命苟貪心不竭則一毛難拔捨心纔發則爲竭盡無遺矣狀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故一念捨心則盡法界之量而爲成佛之體能令受者一念歡喜之心亦入法界是則此心與佛及

衆生界皆平等矣所以施爲成佛之本也苟能以此捨心利物念念不斷則念念中與一切衆生皆成佛之時大經云我今亏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謂是故也故菩薩萬行攝亏六度又以施爲總持以其心大而難能故惠廣而益大所以文殊之智普賢之行觀音之悲皆與法界等者益推無我之心之極致也是則此菴雖小足含法界卽三大士常住此中而福田利益豈可得而思議哉故予詔居士之名福田志其行也是爲記

夢遊卷十三
三
...

